

裘吉生主編

珍本醫書集成

鄭育巖輯

鼠疫約編

世界書局印行

鼠疫
提要
編約

本書爲閩縣鄭肖巖先生就羅芝園鼠疫彙編。刪削其重複處。

次其倒置處。提要鉤元。釐爲八篇。方藥治案。咸屬實驗所得。欲期醫

者信用。病者信服。因鼠疫一症。急不可略有餘暇之疑慮。且西醫除

隔離消毒外。尙無對症療法。有此驗方。應亟廣爲流傳。

鼠疫約編序

會城今夏鼠疫盛行。譚彥先明府自惠安郵彙編至。王吉人邑侯試之而驗。則揭布於通衢。好善者亦重刊以行。於是閩醫始知治法。以余所聞見。自六七月以來。服此方。雖極危。鈔不活者。聞有受病太深。療救無及。或以疑是方之不可恃。顧越人不云乎。非能生死人。也能使當生者起耳。今之中無所主。而以藥爲嘗試者。當生且使之死矣。則烏能以是方一二之不效。而掩其八九之效哉。吾友鄭尙巖秀才。病彙編之繁複。約爲八篇。仵捕楊伯卿司馬喜而鋟之。二君惓惓於活人之心。吾願村僻之爲醫者。共體之。勿使病家倉卒聞誤於迴惑也。

光緒二十七年冬十二月閩縣陳寶琛附識

李序

醫之爲術。所以寄死與生。醫之書。必詳且盡。而後可以濟人壽世者也。若吾粵羅芝園廣文所著鼠疫彙編一書出。垂十年。活人甚衆。如是書之議。論醇正。推究病源。洞然有見。一方之眼。竊謂近日治疫者。無能出其右也。惜其書未行於閩。人猶有所憾焉。客冬我居停彥先明府。不吝兼金。倡爲鋟版。以廣流傳。庶使倉卒避疾。頃刻得以更生。荒僻乏術。不斃於庸醫之妄。何便如之。未嘗不爲濟世之一助也。惠今梓事告成。爰書數言於簡末。

光緒辛丑元月中九守平盦主李樹青跋

周序

瘟疫者。時氣也。時氣通行。所以人感之而卽病。夫瘟疫者。瘟疫也。疫者。役也。故瘟疫之作。始必發熱。無分男女老少。長。率皆相似。如役使然。是又謂之瘟疫也。刺法論黃帝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且病是證者。多起於冬。不藏精。及辛苦饑餓之人。蓋冬不藏精。則邪氣乘虛易入。而饑餓勞倦之流。則受傷尤甚。故大荒之後。必有大疫。正謂此也。但此輩疫氣既盛。勢必傳染。又必於體質虛弱者。先受其氣。以漸遍傳。若不施救。療。蔓延滋甚。余家世岐黃。留心考述。每臨編得其法。未必見其病。臨病見其證。未必合其方。適嶺南雨山世丈。以是編見示。展誦之餘。其於治疫之法。明如指掌。且經屢驗。時值泉郡是疫。又作。思製藥施送。恐難會遍。居停彥先譚明府。仁愛爲懷。毅然創首。爰集同人。付梓惠世。誠爲活人之要術也。是爲序。

光緒二十六年冬月東陽周樹梓桐甫誌於豐州署齋。

羅序

疫由陰陽愆伏而作也。或中血。或中氣。感其毒者。皆足以害人。顧其時同。其地同。其證同。其藥亦宜無不同。觀方書所載。每次止立一方可知。必拘拘切脈。施方無當也。

鼠疫者。鼠死而疫作。故以爲名。其證爲方書所不載。其毒爲斯世所駭聞。鄉復一鄉。年復一年。爲禍烈矣。爲患久矣。予初聞此。遍閱方書。無對證者。光緒十五六年。延及邑之安舖。十七年春。延及縣城。偶見醫林改錯一書。論道光元年。京師時疫。日死人無數。實由熱毒中於血管。血壅不行。夫已壅不行。必然起腫。予始恍然焉。蓋鼠疫一證。初起紅腫。結核如瘰癧。或忽起於不自知。或突起於所共見。其潰者流瘀血。非熱毒成瘀之明驗乎。其甚者熱憎而斃。非熱毒瘀血攻心所致乎。及觀其方。專以治血爲主。略兼解表。信能治此證矣。試之人人皆驗。因錄示人人。疑謗也。十七年冬。遇吳川友人吳子存甫於郡。出所輯治鼠疫法一編。予讀而善之。遂與茂名許子經畬論列此方。隨證加藥。囑書其後。而附於諸君子之末。爰捐貲付刻以廣其傳。十九年春。城鄉疫復作。同時屢用此方。以起危證。一時闕傳。求者踵相接。迺卽入疑謗者。再加辨解。且取姪啓沃所經驗塗療一方。以補之。姪啓觀復刻印發。遠近流傳。用之多效。二十年予族陀村。感此證者數百。用之全效。故舊歲宏豐號有辨惑說之刻。本年友人文字鳳笙有同育堂之刻。安舖醫局有敦善堂之刻。化州局亦有刻。人愈信傳愈廣焉。予思此方雖妙。惟一誤於醫者之盡惑。再誤於病家之遲疑。以致死亡相繼。實堪痛恨。予留心此證久矣。數年所歷。更有聞見。前緣平糶之暇。補原起釋疑二則。並將陀村治疫之善法。與所傳之奇效。及改方之貽誤。就吳刻而增損之。二十一年陀村疫復作。按治未效。加藥方效。故於施藥之時。續而

增之。復將十年前疫毒中氣之經驗方附諸卷末。俾知疫毒中於血氣者。皆有所救。則陰陽雖有愆伏。而血氣實可調和。庶幾消災疹於無形。躋民生於仁壽。則區區之心稍慰也。如有不逮。還期高明指示。爰述其本末而爲之序。

光緒二十一年蒲月廣東石城羅汝蘭芝園續誌於村堡別業之前軒。

羅序

是書已四刻。前序言之詳矣。茲何爲而復刻也。以近更有所不敢秘也。二十一年夏。四刻初成。秋渡瓊候委。得悉是春海口以疫斃者數千。族人和隆號電催此方過海。會著效驗。而瓊醫未之信也。予慮其復而及他處。遂出四刻分贈同鄉各位。皆以較前更詳。公捐洋銀三十六員。囑代辦分贈。予遂付信高郡。聯經堂印六百本。並撮其要。付省經韻樓刻印一千本。旋以聽鼓多暇。復購書數種以考其詳。更加添註。冬至後瓊州府城疫作。先將所存分派瓊醫。或從而笑之。甚從而訾之。予知其誤於李時珍紅花過服之說。並誤於景嵩崖桃仁紅花不可過用三錢之說也。二十二年春疫大作。羣醫各出手眼。百無一效。以至死人無數。及二月底。始有信避之法者。遷居海口。延予調治。並參新法。連救重危證數人。求醫者踵相接也。每視病開方。即贈書一本。並囑照醫。而十愈八九。一時並救數十人。羣疑始息。遂信是方。幸海口爲證無多。不致大害。因補前刻所未及。而求其詳。

爰爲之序。

光緒二十二年五月署理儋州學正石邑羅汝蘭誌

自序

昔桐城余君師愚著疫疹一得。以清瘟敗毒飲爲主方。別開生面。以補昔賢之未逮。乾隆癸丑。京師大疫。踵其法者。活人無算。紀文達公目擊其應手而痊。故一時亟稱之。迨光緒十七年。粵東鼠疫流行。石城羅芝園廣文以加減解毒活血湯爲綱領。救活億萬人。厥功偉矣。復從吳子存原本輯成鼠疫彙編。殫數年閱歷。苦衷拯萬里艱危。疫症。昆皆彼蒼仁愛斯民。假手於賢哲。解散疫氣。同登壽域也。考王勳臣醫林改錯有云。瘟毒自口鼻入氣管。自氣管達於血管。致氣血凝結。壅塞不行。此說與余所聞泰西醫士所言暗合。羅氏穎悟過人。從此入手。卽以解毒活血湯加減用之。爲治鼠疫者提綱挈領。膽識俱到。獨出冠時。故能立起沉疴。爲羣生託命焉。辛丑歲。自夏徂秋。吾省城鄉內。外鼠死而疫作。爲數年來最盛。余五月初首得李雨山刊本。如獲異寶。卽思集貲重刻。以廣流傳。嗣聞楊孝廉芝盒昆仲已付剞劂。先獲我心。不勝狂喜。自此書出。閩中諸善長踵而印施者。萬有餘卷。雖疑信參半。然全活亦不少。鈔版現將模糊。乍浦楊君伯卿司馬。樂善不倦。將謀重梓。屬余參訂。余雖粗工。又焉敢辭。惟原書從歷年經驗彙纂而成。其間屢入雜症生藥。與此方微嫌喧賓奪主。恐閱者旁皇眩惑。

罔決適從。故割愛刪去。且編次間有鍾複處。有倒置處。爰不揣庸陋。釐爲入篇。名之曰鼠疫約編。蓋由博而返約。亦守約而施博也。所冀醫者毋執己見。以炫奇。病家毋惑人言。以自誤。依方照法。及時連服。生死人而肉白骨。其功德詎有涯矣哉。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閩縣鄭奮揚自巖謹識於袖海廬。

鼠疫彙編辨誤弁言

治病之道。不知其誤。卽不得其真。凡治病皆然。而治鼠疫爲尤甚。蓋鼠疫一證。前無所依。後無所仿也。是編因比類而得其方。且屢經而詳其法。時歷入載。版已五刊。雖云有誤。諒亦寡矣。乃作者無誤而用者多誤。推求其故。緣人多囿於常見。狃於常習。每以輕藥試重病。緩服治急疾。無怪其多誤也。此其說於鄰鄉人。得其詐焉。本年鄉鄰多疫。皆來求書。贈卽囑曰。必依法方效。數日後多來問曰。貴鄉用之極效。某等用之不效何也。予細詢之曰。輕病鄉人多不服藥。迨至重危。然後服藥。應加石膏者亦用五六錢。應加大黃者亦用三四錢。其餘各證亦照法加入。每日追三劑。熱稍退者每日仍一劑。迨至於甚。乃不服藥。予曰。噫。子誤矣。此重證亦急證也。初起不服藥。已失之遲。一誤也。重危之證。每日二服。已失之少。二誤也。石膏大黃改輕。復失之輕。三誤也。熱退尙有微熱。至少二服。多則三服。日止一服。以至病翻。四誤也。尙可服藥。卽不服藥。坐視其死。五誤也。若疫證初起之

時。凡喉微見燥。頭微見暈。體微見困。卽中毒之漸。急宜服藥。或服白茅根。數味。或服本方二三服。此治於未萌。更人所易忽。大誤也。有此大誤。尙云依方照法乎。嗟乎。近者尙誤如此。遠者可知。補弁數言。以免顛轉相誤也。
戊戌春日芝園氏誌。

例言

上四條從
羅本錄出

- 一 是編就吳子存原本增刪。其首二方統以大黃爲主。初證必致邪內陷。故刪之。其原起避法治法生藥各方。實有可采故存之。
- 一 是方本於醫林改錯。原爲吐瀉抽筋而設。然移用此證恰合。故以爲主。
- 一 吳本有疎漏處。參以己見。補原起論證及禁忌釋疑二則。與陀村兩年輕重治法。及各處輕重治案十二條。茲又彙集前四刻而次第之。並補原起論。各家脈論。證治論。及已悟活法。採用古法。俱見效者。添入數法。與瓊廉雷治案共五條。務求簡明。人人易曉。庶稍有準則。不致大誤。
- 一 病有舍脈而從證者。以脈微而證顯也。充鼠疫起核紅腫。大熱大渴。明係陽證。爲熱何疑。然人每以熱渴無核之證。致誤。故累輯脈論數則。以明其初起。亦與中風傷寒之異。所輯不多。亦以符疫證不切脈之例。
- 一 細閱原書。皆從歷年經驗彙纂而成。急于刊布。編次間有倒置處。有重複處。茲刻次第移綴。一以貫之。特表彰時賢救世之苦心。
- 一 原書藥品。有從方言者。如犀角。或書柱犀。或書鱉犀。淡竹作丹竹是也。有從別名者。如龍膽草作地膽頭。螺螄菜作雷公根是也。有從俗字者。如銀翹作銀喬。梔子作枝子是也。恐流傳誤會。不識者索解未由。反至悞事。茲刻悉爲更正。
- 一 方藥不用無人識。原書所列生藥方。如牟不換。釀紅蛤尿。扇葉蚌螺花。

披雪麻布狗尾路兜蓋。皆粵東生草別名。現時福州考究未確。恐誤採誤用。反見貽害。故割愛不錄。

一原書所列治法有二千餘字。皆閱歷有得之言。千錘百鍊而出。非細心體會。未易遵行。故不揣鄙陋。略分章節。逐條發明。俾閱者心目瞭然。無所顧慮。爲活人計。少盡苦衷。非敢妄逞臆說也。

一原書服藥既以加減解毒活血湯爲主方。以治鼠疫發核。此外如霍亂吐瀉。發痧。羊毛瘟。大頭瘟等症。以及此方雜症。概行刪去。以復廬山面目。

一 是刻藥方。另登本方加減解毒活血湯。附以方論。爲是書提綱。其餘經驗各方。附列篇末。以備考證。窮鄉僻壤。延醫既難。購藥不易。盡可擇其簡便者用之。亦堪奏效。

一 是刻釐爲八篇。一曰探源。二曰避疫。三曰病情。四曰辨脈。五曰提綱。六曰治法。七曰醫案。八曰驗方。俾閱者窮源溯流。瞭如指掌。

一 原書所列治法。無症不備。無藥不靈。惟毒核潰爛。尙缺方藥。茲刻補入排膿生肌收口外敷內托各方。以臻完璧。

一 醫案篇末附拙案。爲徵信起見。非敢誇功逞技。故並索同志劉君蔚立各附數案。俾患是病者。放膽服藥。不爲旁人蠱惑。又可見福州成效可稽耳。

鼠疫約編目錄

探源篇	一
論鼠疫管精其源法揚本	三
避疫篇	四
病情篇	六
各症重輕辨	九
辨脈篇	一二
提綱篇	一四
經驗加減解毒活血湯	一四
釋疑說	一六
治法篇	一七
原方加減法	一七
復病治法	三二

潰爛治法	三三
飲食宜忌說	三五
醫案篇	三五
羅芝園治案十七則	三五
李雨山治案一則	四四
劉蔚立治案五則	四五
拙案附存九則	四七
驗方篇	五一
內服驗方十七則	五一
外敷驗方二十六則	五九
辟疫驗方十二則	六三

鼠疫約編

吳川吳宣崇子存原本

閩縣鄭奮揚會巖參訂

嶺南羅汝蘭芝園增輯

紹興裘詩福吟五重校

探源篇

羅芝園曰。昔之論瘟疫者。皆曰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自明末時吳又可起。從而闢之。曰六氣者天地之淫氣。常有者也。疫氣者。兩間之戾氣。觸氣不常有者也。斯言也。徵之老子而可見。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凶年之後。必有瘟疫。是知以兵燹而致旱澇。以旱澇而釀疵癘。此瘟疫所由起也。自後論疫氣者。皆主其說。陳修園先生更添病人之毒氣。又兼言夫繼起。不第言夫初起也。友人吳子存甫據鼠死疫作。直斷爲地氣。言之鑿鑿。亦不爲無見。然律以動靜互根之義。無天氣之鼓盪。焉能使地氣之發舒。則言地氣者。必兼言天氣。其說乃全。但天氣遠而清。人所難見。地氣近而濁。人所易見耳。統而言之曰。天地之氣足矣。言疫氣所從入。吳又可吳鞠通揚玉甫皆謂獨從口鼻入。玉甫又據天氣爲清邪。獨從鼻入。地氣爲濁邪。獨從口入。修園謂天地之氣。暗中摩盪。從毛孔入。病人之氣。當面噴。從口鼻入。似不必拘。蓋自其分而言。則曰天地人之氣。自其合而言。則曰混雜之氣。何能隔別。使何氣從口入。何氣從鼻入。何氣從毛孔入乎。主口鼻入者。對風寒由毛孔入而言。別據疫證。可說得去。惟鼠疫實說不去。其

先起核而後身熱者。必由毛孔入。由外而入內。其先身熱而後起核者。必由口鼻入。由內而入外。此證之犖然各別者也。所論雖屬探原。究無關治病之輕重。管見偶及。用以質諸高明。吳子存曰。光緒十六年冬間。鼠疫盛行。疫將作則鼠先死。人感疫氣。輒起瘰癧。緩者三五日死。急者頃刻。醫師束手。聞有打斑割血。用大苦寒劑得生者。十僅一二而已。先是同治間。此證始於安南。延及廣西。遂至雷廉沿海城市。至是吳川附城作焉。明年正月。梅萊黃坡及信宜東鎮皆有之。三月後。高州郡城亦大作。斃者每以二三千計。離城市稍遠者。染得病歸。村鄉亦有之。四月後。則瘰癧者鮮死。死者又變爲焦熱。衄血。疔瘡。黑斑。諸證。初有知廣西雷廉之事者。勸諸人亟逃。人皆迂之。久之禍益劇。乃稍信前說。見鼠死則盡室以行。且多服解毒瀉熱之品。由是獲免者甚衆。越端午乃稍稍息。事後細詢中疫之家。乃歎曰。信哉。此地氣非天氣也。何者。同一邑也。城市者死。山林者免焉。同一宅也。泥地黑濕者死。鋪甃築灰者免焉。暗室蔽風者死。居廳居樓者免焉。同一宅中婢女小兒多死。坐臥貼地。且赤足踏地也。婦人次之。常在室也。男子靜坐。又次之。寡出不舒散也。且疫作時。其宅每熱氣從地升。猛者如筒煙上噴。緩者如爐煙繚繞。觸之則頭暈目赤而心躁。急取涼風吹解。病乃可救。當其時。宅中人爲氣所感。愴然不覺也。旁觀者見熱氣自足而脛而股而腰。若不出見風。熱氣逼至胸膈。喉舌閒。則病作矣。有平時在墟市得病者。昇歸家。其轎門迎風者愈。閉轎門者竟死。且有棺斂將葬。盜竊其

衣服夜得風露涼解。遂生者。其故亦瞭然矣。所可恨者。富貴之人。珍重大過。不敢見風。不肯服寒峻之品。遂至韞熱不救。至婢女得病。又慮其傳染。病未甚。卽棄置不顧。此真俗見之悞也。夫鼠穴於土中。受地氣獨早也。顧其死者。目必突而赤。頃刻有蛆氣。極臭穢。移置他處。轉面向風。勿觸其氣。嘗有鼠朽腐箱內。婦女開箱。觸其臭。卽暈跌死。有見死鼠甚巨。無摩玩弄。而後瘞之。歸坐卽死。有鼠將死。而貓噬之。貓死。人食其貓。人死。高州城外。瘞鼠處。牛斃其草。牛死。犬亦如是。彼鼠之生者。則渡水遠徙。常銜青草。但不知此草何名。可以作治疫之藥否。所逃之處。則皆清涼近水之區也。既而匪徒徧傳放藥。藉端滋事。人心惶惑。或謂是疫皆毒藥所致。識者非也。所慮者。廣西雷廉二十年來。皆十一月疫起。五月疫止。城市者重。村落者輕。恐高州亦難免。後稿。吾不知醫。無從剖析方劑。姑就所聞於朋友者。述其避法。治法於後。

附論鼠疫當清其源法考本

何謂鼠疫。疫將作。而鼠先斃。人觸其氣。遂成爲疫。蓋地氣暴發。惟鼠得之最先。鼠當中毒之際。熱渴既甚。以水爲可救療。嘗於水缸恣飲滿腹。甚至案上茶杯。稍沾餘滴。人不之察。誤食其餘。而受毒。遂不淺矣。固不獨目覩斃鼠。不及掩鼻。感觸其氣已也。竊思疫氣之作。避之既無可避。防之復不勝防。徒窮其疏。而不清其源。亦未爲得法。倘聞鄰近鼠死頗多。先於家中牀榻櫥櫃之下。將赤小豆白蘿蔔俗呼菜頭葶藶俗呼尾梨清解之物。散佈地上。俾中

毒之鼠竊食亦可解免。鼠既無念，尙何有穢濁之氣哉。所費無多，請嘗試之。愚昧之見，閱者幸勿以為迂也。

避疫篇

吳子存曰：避之之法，當無事時，庭堂房屋，洒掃光明，廚房溝渠，整理潔淨。房間窗戶，通風透氣，凡黑濕處，切勿居住，聞近鄰有鼠死，即要時時照察。埋鼠時，掩鼻轉面，勿觸其氣，如誤觸其氣，急取逆風吹散之。此內經所謂避其毒氣。天牝也，鼻也。從來復得其往之法也。並宜時常用如意袖拭鼻，以避邪氣。家中人不可坐臥貼地，奴婢小兒俱要穿鞋，農人亦宜穿草鞋，以隔地氣。分界各村亦爾者多，死後俱穿鞋送安。疫勢稍急，即宜遠避，得大樹下陰涼當風處為妙。樹下外夷法也，賜之本地，匿在樹下俱平安。或泛舟水上尤妙。否則居近水當風處亦佳。雷廉十餘年，凡船戶及蠶家，即漁戶棚，從無犯此證者。可知也。水以大江大塘為勝。若止水小塘，當疫發時，無不翻底黃濁者。然仍勝於無水處。若不得近水，則嶺頂四面當風處亦好。各鄉避居嶺頂者有稱，居嶺頂者安得風故也。居城者能上城堞避之亦可。高州居嶺平，安。倘無處可避，則每日全家男女，俱出屋外有樹木處高坐吹涼。夜間回家，仍要開窗透風，且用極幼細之紗，厚鋪牀底，將房間屋瓦拆開見天，自然平安。此神授方，用之有驗。設避居他宅，必須清涼疏爽，不可眾人擁雜一處。反易致病。倘或感病，即時移出大樹下當風處，必要高牀高檯，切勿近地。若近地，則感受毒氣，更速之死。觀避出而睡平地者，死反多於在家。其故可知也。平時不可食煎炒太熱物，不可飲冷凍湯水。男女或因房事感起者，難

救尤宜戒慎節慾爲是。

內經云。欲入疫室。先想青氣。自肝而出。左行於東。化爲林木。次想白氣。自肺而出。右行於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氣。自心而出。南行於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氣。自腎而出。北行於下。化爲水。次想黃氣。自脾而出。存於中央。化作土。五氣護身已畢。以想頭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後可入於疫室。

右節錄素問刺法論。避疫聖法。若能靜心調息。一志凝神。以運氣法行之。無不靈驗。

避疫之法。陳修園有言。惟在節慾節勞。仍勿忍饑。以受其氣。又膽爲中正之官。膽氣壯。則十一經之氣賴以俱壯。邪不能入。

醫統云。男人病邪出於口。女人病邪出於前陰。其對坐之間。必須識其向背。或以雄黃塗鼻孔中。從容察位而入。人生須知云。家有瘟疫。取初病人衣服於甑上蒸過。一家不染。

夷堅志載黃紙朱書籙籙乙三字懸之。可以避疫鬼。

再用黃紙朱書玉清文昌大洞仙經八字。貼於門楣。可保安吉。屢試屢驗。又除夕三更黃紙朱書天行已過四字。貼於門首。可避瘟疫。

凡入瘟疫之家看病。入房門。須左足先進。自不爲所染。此余世傳秘訣。

又方○凡入病人家。用香油調雄黃蒼朮末塗鼻孔。既出用紙條刺鼻。取嚏。再飲雄黃酒一杯。決無傳染。

又方○用辟毒丹藥舖有製以紗囊盛之。掛於心前。凡入瘟疫之家。鼻嗅此丹。

卽能噴嚏邪氣從鼻入者。又由鼻而出。最爲捷效。屢試屢驗。

又方○用太乙紫金錠藥譜磨井水塗鼻孔。或用開水沖服少許。卽不傳染。屢試屢驗。幸勿輕視。自內經云起至此處則增

此外更有經驗辟疫妙方。詳載驗方篇中。

病情篇

羅芝園曰。溫疫者天地之戾氣。獨氣釀爲熱毒。中於人亦證見熱毒。故曰瘟家家如是。若役使然。故曰疫。其病皆熱無寒。有表證無表邪。宜解肌。禁發表。其輕者如赤眼發頤之類。其重者如頭腫頸脹之類。然祇見於一處一年。未有見於處處年年。如鼠疫之甚者。噫可云異矣。亦云慘矣。其初起也。有先惡寒者。有不惡寒者。既熱之後。卽不惡寒。有先核而後熱者。有先熱而後核者。有熱核同見者。有見核不見熱者。有見熱不見核者。有汗有不汗者。有渴有不渴者。皆無不頭痛身痛。四肢痠痺。其兼見者。疔瘡斑疹。嘔嗽咯吐。甚而煩躁懊懣。昏愴譫語。蒼亂顛狂。痞滿腹痛。便結旁流。舌焦起刺。鼻黑如煤。目瞑耳聾。骨痿足腫。舌烈唇烈。脈厥體厥。種種惡症。幾難悉數。無非熱毒迫血成瘀所致。故古方如達原飲。消毒飲。解毒湯。散毒散。霹靂丹。近方如銀翹散。桑菊飲。升降散。清化湯等方。皆能清熱解毒。然用之間有效而多不效。何哉。以有清熱解毒之藥。而無活血去瘀之藥也。可知用清解者尙誤。更可知用溫補者。益誤矣。或曰。有用涼劑愈者。此必熱毒初起。血未成瘀之時。或曰。有用補劑愈者。此必熱毒已解。瘀血已下之

後然可偶效。斷不可常效。惟王勳臣先生醫林改錯。活血解毒湯。雖制以治吐瀉抽筋之時疫。然移治此證。實爲得宜。觀其論證曰。熱毒自氣管。達於血管。將氣管凝結。壅塞不行。恰與此證合。觀其制方。則解血毒。清血熱。活血瘀。亦恰與此證合。十七年閱得此方。於無可救藥之時。偶一試之。不意其竟著奇效也。夫治病以本病爲重。標病爲輕。此證熱毒本也。瘀血標也。而標實與本同重。故標本未甚者。原方可愈。標本已甚者。又非原方可愈。故於重危之症。傳表宜加白虎。傳裏宜加承氣。傳心胞宜加羚羊。是不欲以輕劑治重病也。自後詳求博訪。十九年訪知西藏紅花。去瘀捷效。又得塗核驗方。並試出重危之症。必要連追三服。遂增前法。是又不欲以緩服治急病也。廿年訪知生竹茹止吐。與漫用艾火。初用黃樸。見下瘀。遽用參朮。弁各藥之弊。又見重危之症。三服人多置手。遂將吳刻增損。除其統用下法二方。分別重危證服法。補原起釋疑二則。治案九則。廿一年試知誤艾火。誤參朮。誤時日。皆有可救。強壯之重危證。三服仍熱。與熱退復熱。及初起症見至危。又非前法所能效。並訪知復病猝死之故。又增前法。並治案三則。是又合重劑急服。以治重急病也。以上所立之法。大綱已具。可十愈八九矣。秋初渡瓊。賦閒無事。購書數種。悉心研究。更有所悟。而著效益奇。前謂不可減少。減輕者。爲初證言耳。如連追後。汗出熱清。可減除柴葛。毒下瘀少。可減輕紅花。並可加減。以滋陰退熱。亦可加減。以補虛消核。更得清心熱法。清營熱法。表裏雙解法。三焦合治法。增液助汗法。增液助

下法復脈救危法。厥證急下法。並益後二法。稍爲增入。以補前法之未備。雖未及詳細。祇取簡明。庶治鼠疫者。不混於他疫。於世不無小補焉耳。（詳細載下各證治法條內。）此證初起熱渴痛痺。一時並見。重病也。重症而用輕藥。必無望矣。且死人甚速。亦急證也。急證而事緩服。亦無望矣。故用法急追多服。所以因其勢也。况重急之症。故亦有日二夜一。日三夜二。服法急追多服。並非自創。尤要初起卽急服藥。蓋此時元氣未弱。病根亦淺。藥力易行。病勢易除。一二日間。能追至七八服。則熱毒或從汗解。或從嗽出。或從下行。或下瘀血 或下黑糞如仍未效。第三日仍追數服。無不見效者。蓋病在上焦。故易治也。且病愈而人不弱。倘遲服誤時。至四日傳入中焦。縱能治愈。病久人弱。財費憂深。生者病者。已受無窮苦累矣。倘再誤至七日。傳入下焦。則病人愈弱。病勢愈危。縱遇明醫。恐難得半。所以治病亦貴乘勢因時也。三焦傳變大概如是。雖然。亦有無定者。死人不必定在下焦。三焦皆有熱症。病重藥誤。縱不卽死。亦有一二日卽傳中焦。二三日卽傳下焦者。吳又可云。病機之變幻無常。病情之反覆無定。有由表而入裏。由裏而出表者。總視其脈證如何。以定其疾病所在。斯醫治乃爲不悞耳。列三焦證於左。

上焦 金鐘以寸關尺三部分上
中下三焦何部大屬何焦

脈不緩不緊不浮不沉。而動數。尺膚熱。尺部膚熱也頭痛身痛。微惡風。寒熱。渴自汗。日午後熱甚。聞有不惡風寒。不汗不渴者。舌胎白。

中焦

面目俱赤。語聲重濁。呼吸俱粗。大便閉。小便澹。舌胎老黃。甚則黑有芒刺。但惡熱不惡寒。日晡益甚。

下焦

熱邪久羈。或下或未下。或夜熱早涼。或熱退無汗。或身熱面赤。口舌燥甚。則舌蹇囊縮。痙^{弓角反}厥^{身冷}。神昏。循衣摸牀。舌縮耳聾^{與二三日}。齒黑唇烈。脈見結代。或二至。或無重危之證。初起重劑急追。約十劑左右效。遲半日必加半。遲一日必加倍。應重用輕。應急用緩者。亦如是。

各症重輕辨^{羅本作各症列}

核小色白。不發熱為輕症。宜戒口戒色。切不可忽。亦宜急治。核小而紅。頭微痛。身微熱。體微痠痺。為稍重證。若面目紅赤。旋必大熱渴痛痺。照重證治。

單核紅腫。大熱大渴。頭痛身痛。四肢痠痺。為重證。

多核嫩紅。隨時增長。熱渴痛痺。疔瘡^{起潰或白或黑被流}。及癍^{黑片}疹^{紅粒}。鼻^出牙^血咯^{吐痰}。謔^說語^{滑稽}。顛狂腹痛腹脹^{稍痛脹}。大便結^{黃水或突起如乳頭}。熱結旁流^{有葉分無葉}。昔危證。若

服藥後嗽^咳嗽^{吐塊}下^{大便}。婦女非月信來血。係毒外出。佳兆也。不在此例。

或陡見熱渴痛痺四證。或初惡寒。旋見四證。未見結核。及舌黑起刺。循衣

摸牀。手足擺舞。脈厥^{無脈}。體厥^{身冷}。與疫證盛時。忽手足抽搐。不省人事。面

身紅赤。不見結核。感毒最盛。壞人至速。皆至危證。

又總論云。疫由天地之氣固矣。然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此常理也。何以變而為疫。吾嘗驗於城市。鄉村間。而知其故矣。蓋城市污穢必多。鬱而成疹。其毒先見。鄉村污穢較少。鬱而成疹。其毒次及。故熱毒薰蒸。鼠先受之。人隨感之。由毛孔氣管入。達於血管。所以血壅不行也。鄭注此論受病之原血已不行。漸紅漸腫。微痛微熱。結核如瘰癧。多見於頸脇。腋膀。大腿間。亦見於手足頭面。腹背。爾時體雖不安。猶可支持。病尙淺也。鄭注此論初病見核由淺而深。愈腫愈大。邪氣與正氣相搏。而熱作矣。熱作而見為頭痛身痺。熱甚而見為大汗作渴。則病已重矣。鄭注此論重證若熱毒愈深。瘀血愈甚。反見於外。則有疔瘡等症。逆而妄行。則有衄咯等症。上攻心包。則有譫語等證。下擾腸腹。則有脹痛等證。皆危證也。鄭注此論由重而危兼見各證若疫氣由口鼻氣管入。熱毒直達臟腑。初病暴作。熱渴痛痺。昏憒等症。或疫證盛時。猝不省人事。手足抽搐。面目周身紅赤。皆未見有核。原注此初起至危症與病四五日。即見目瞑耳聾唇焦舌黑等證。原注此因誤之至危症其病為更深。其證為更危。甚而服藥即吐。牙關緊閉。亦可救。救法見各證治法條下。至脈厥體厥。面青面藍。與噴血不止者。更可知矣。鄭注病深症危亦有治法危之證有熱後見核者。其初雖與傷寒傷風同。然絕不同也。蓋此由熱感咳嗽無鼻涕。頭痛無項強。渴甚喜冷飲。熱後不怕風。並見神氣昏迷。手足痠痺。且脈右盛於左。相類而實不類。鄭注此論疫症之熱與傷寒傷風不同其猝不省人事。手足抽搐。亦與風症脫症異。蓋風症脫症。面目周身不紅赤也。細辨自知。鄭注此熱毒與中風暴脫症不同見核作熱。在出痲痘之時。亦宜服此方。以此症至危至速。此方

亦兼治痲痘。卽有熱無核。而慮其出痲痘。驗之兩耳尾。兩中指尖。不冷。知非痲痘也。鄭注此言與痲痘異服藥後。口嫩。瘀血小便如血。大便下血。鄭注或下婦女非月信。血至。鄭注或色帶紫黑係瘀血外行。爲順症。不必慮。鄭注此言瘀出毒解最爲順症初愈後。手足微冷。氣血未達也。與本症之熱厥異。與虛寒之寒厥亦異。對時自暖。鄭注此言初愈肢微冷不可驟服溫補藥愈後七八日不大便。精液未充也。與前之熱毒祕結異。鄭注此言愈後不宜再用承氣愈後身與足浮腫。氣復而血未復。氣無所依附也。與氣滯而鬱之氣腫異。與水泛而溢之水腫亦異。二三日血復自消。鄭注此言愈後浮腫不宜服破氣利水藥重危之症。初不急。追多服。日夜惟二服。至六七日汗出。瘀下。病愈。人困。幾無人色。昏昏熟睡。脈亦和緩無汗。因也。非脫也。鄭注此時只可進稀粥不可服補藥以上四症。皆足駭人。切勿溫補。寒下。破氣利水。以致虛而又虛。此總論上文四症足見初愈亦不可誤藥熱退復熱。予見多矣。無庸慌張。惟食取清潤。藥用滋陰。安靜調養。十餘日愈矣。鄭注此復熱乃愈後陰虛生內熱症也故藥用陰證證已屬熱。藥忌溫散。如麻黃桂枝細辛羌活獨活。防風荆芥陳皮半夏香薷香附。及薑附桂參薯朮。凡一切焦燥溫補之藥。初不宜用。卽熱未盡。除核未盡。消仍不宜用。鄭注切忌辛熱溫補之藥即食品亦忌熱補芩連苦寒。清熱必用。然苦寒化燥。固不可多。次用。亦各有專經。尤不可紊亂。用見於吳又可吳鞠通之書。鄭注可見當用芩連者須有準則匪特苦能化燥且苦寒最傷胃隔生氣黃硝善下。攻邪必用。然亦未可驟用。蓋初病發熱。邪尚在表。遽下必陷入裏。必見脹痛結流。及脈厥體厥。六證見一。方可遽下。宜速下者不宜遲。宜重下者不宜輕。若老弱宜酌下。切勿遲疑自誤。鄭注用硝黃者當下則下當重卽退熱之藥。亦有未可誤用。如地骨皮能治骨蒸虛熱。鄭注重推初病則不可遽下

何首烏能退入裏陰邪。此證誤用必引邪深入。熱難退而足腫矣。鄭注用裏藥以退熱
 必反引邪深入故舉。熱清核未盡消。仍宜戒口。雞鵠牛牟。蝦蟹葱蒜。糯米麵酒。地骨首烏以散其餘
 凡生冷熱滯有毒等物。切不可食。鄭注此言初愈仍宜戒口俾免食復 初起微熱。固忌艾火房事。鄭注疫病起時即無病者亦須切戒房事犯者難救慎之
 及熱初退。尤忌冷粥熱粥。原注此最易犯鄭注會見數人熱初退能起坐環購一碗少頃即亡 蕎麥。俗名三二 悲傷惱怒吵鬧。原注犯必即死 亦忌飽食炙火厚味。犯必 夫鼠疫陰也。血亦陰也。以陰感陰。最為易入。婦女屬陰。中毒尤多。故其症每起於陰盛之時。而消於陽盛之候。

鄭按此論即補原起諸證及禁忌。將鼠疫病情利弊。抉剔無遺。簡練精當。洵為不朽之言。非十年臨症。細心揣摩。未易具此絕大識力。三復之餘。不揣淺陋。按節略注。以便不知醫者句讀也。

辨脈篇

傷寒論辨脈篇曰。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也。天氣中於上焦。肺與心也。濁邪也。地氣中於下焦。肝與腎。清邪中上名曰燥也。濁邪中下名曰瘴也。陰中於邪。脾與胃。必內慄也。燥也。經文止此。首句論脈。下數句言邪中三焦。陰陽為邪搏激。寸口之脈必緊。仲景論熱證止此數句而不見方。想當時必有其書。但久經兵燹。故散亡耳。此後人所憑以診溫證之脈。即憑以診溫疫之脈也。
 其又可論瘟疫之初起。其脈不浮不沉而數。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痛身痛。其邪在伏脊之前。腸胃之後。熱邪傳表。則脈浮而數。傳裏則脈沈而數。吳鞠通論瘟疫。初中上焦。脈不緩不緊而動數。或兩寸獨大。尺膚熱。註不緩則非大

陽中風不緊則非太陽傷寒動數者風火之象經謂之躁傳至中焦在表則脈浮洪躁甚在兩寸獨大火起金也尺膚熱尺部肌膚熱甚火反起水也裏則脈沈數有力甚則脈體反小而實更甚則脈沈伏或並脈亦厥傳至下焦或見沈實或見躁盛或見沈數或見虛大或結代或見細促甚有兩至與無者。

楊玉甫論瘟疫初起脈不浮不沉中按洪長滑數右手反盛左手總由佛熱鬱滯脈結於中故也凡浮診中診浮大長而有力傷寒得此脈自當發汗麻黃桂枝證也溫病初發雖有此脈切不可發汗乃白虎瀉心證也死生關頭全分於此若熱之少陰則脈沉伏欲絕非陰脈也陽邪閉脈也凡傷寒始本太陽發熱頭痛而脈反沉太陽證而見少陰脈故用四逆湯溫之若溫病始發未嘗不發熱頭痛而脈見沉澹而小急此伏熱之毒滯於少陰不能發出陽分所以身大熱而四肢不熱此名厥正雜氣拂鬱火邪閉脈而伏也急以鹹寒大苦之味大清大瀉之固不可誤為傷寒見少陰而用四逆湯以溫之溫之則壞事矣亦不可誤為傷寒見陽厥而用四逆散以和之和之則病甚矣蓋熱鬱亢閉陽氣不能達於四肢故脈沉而澹甚至六脈俱絕此脈厥也手足逆冷甚至通身冰涼此體厥也即仲景所謂陽厥厥淺熱亦淺厥深熱亦深是也下之斷不可遲非見真守定通權達變者不足以語此手足微厥者不可下凡溫病中診洪長者輕重則脈沉甚則閉絕此辨溫病與傷寒異治之要訣也以上羅本

羅按溫症始於太陽肺肺為右寸仲景先師曰寸脈緊緊者即後人所

謂數。見汪詒菴素難經注。吳又可云。不浮不沉而數。吳鞠通云。不緩不緊而動數。楊玉甫云。不浮不沉。中按洪長滑數。右手脈盛於左手。則初症之脈數。諸說所同。惟右盛於左。玉甫所獨。則診鼠疫初證之脈。如見不浮不沉。不緩不緊而數。右盛於左。兼初起四肢痠痺。可知無核之鼠疫矣。至傳變諸脈。三家大略相同。故不贅。

鄭按鼠疫盛行之時。凡初證中按即不浮不緩有數象。即不緊右盛於左。且肌蒸肢痺。眼赤口渴。核即未見。亦是感疫之症。決不可作風寒治。誤服辛溫之藥。如麻桂荆防。完獨活之屬。若核既見。或已誤藥誤時。當信守本方加減。所云本方即加減解毒活血湯舍脈而從症。蓋此時熱沸毒聚。瘀凝血壅。絡脈不舒。切亦不準。况症至危重。有邪閉清竅。脈伏而澀。亦有閉甚無脈者。若沾沾然拘守脈法。於三指下推尋。甚無當也。參羅氏眉批大意

又按張石頑有云。時疫之邪。皆從濕土鬱蒸而發。土為受盛之區。平時疔穢之物。無所不容。適當邪氣蒸騰。不異瘴霧之毒。今夏福州某姓家染疫多人。聞有如蒸飯之熱氣。從此說暗合人觸之者。皆從口鼻流入。而至陽明之經。脈必右盛於左。可見楊玉甫所云。右手脈盛於左手。亦有所本。羅廣文引之為證。可為司命者。獨具手眼。然此可為初起之證。立切脈之法。若至危重變候。則脈又不足憑矣。

提綱篇

經驗加減解毒活血湯 初起切勿減少藥味減輕分兩

連翹三錢

柴胡二錢

葛根二錢

生地五錢

當歸錢半

赤芍三錢

桃仁八錢去皮尖并碎之紅花五錢

川樸一錢

甘草二錢

羅芝園曰。此方以桃紅為君。而輔以歸。去瘀而通壅。翹芍為臣。而兼以地。清熱而解毒。樸甘為佐使。疎氣而和藥。氣行則血通。柴芍以解肌。退熱而拒邪。邪除則病愈。惟其對證用藥。故能投無不效。此論節錄院村治案。○文鳳山論加西歸紅花二錢更為靈效。

又曰。此方關鍵全在歸樸二味。蓋歸為血中氣藥。樸為氣中血藥。血氣流通。而病安有不愈乎。又曰。此方醫林改錯王清任著名曰解毒活血湯。原方用枳。茲改為樸。均行氣藥。以樸色赤。取其入血分耳。至輕重之數。翹改重而柴改輕。亦以熱毒重。邪氣輕之故。非敢謬為更改也。方內生地。有熱用小。無熱用曬乾大的。甘草有熱用生的。無熱用炙的。一取其清熱。一取其滋陰也。治法條下。所謂加者。加於原方之內也。並加者。加外又加也。照加者。照上加也。所謂輕加白虎者。石膏五錢。知母三錢也。重加者。石膏一兩。或兩餘。知母五錢也。餘俱詳治法條下。桃仁紅花必重用。石膏大黃有時必重用。詳釋疑條下。至重危之症。必照方照法。加重急追方效。尤以不誤藥。不誤時為要。煎藥尤宜得法。一二三日病在上焦。藥味取其輕清。煎宜六七沸。四五六日病在中焦。藥味取其稍重。煎宜十沸。七日以後病在下焦。藥味取其濃重。煎十餘沸。此方藥已大劑。水用一碗半。先用大礮煎合沸數。傾入小礮。後入水大礮。再煎再傾。煎回大半碗服。大黃樸硝不宜久煎。煎藥將好。方入同煎。二三沸可矣。羚羊角犀角石膏宜另煎久煎。方能

出味。西藏紅花另用開水泡透以全氣味均去渣和藥服。

附釋疑說

羅芝園曰。此方鍼對病源用藥。故能投無不效。或者不察。疑桃仁紅花過多敗血。實誤會李時珍本草綱目之贅說。且誤於景嵩涯之臆說耳。綱目云。桃仁補少而攻多。紅花合當歸能生血。多服能行血。夫曰補曰生曰行。明謂去瘀生新矣。又云。過服能使血下行不止。此贅說也。夫病除藥止。凡藥皆然。况一味非常食之品。何必慮其過服。而開後世之疑乎。亦讀者之不善悟矣。景嵩涯謂桃仁紅花止可用一二錢。亦未細讀本草經之故。經云。主癰疽。徐靈胎於桃仁斷曰。去舊而不傷新。古方多用於傷後產後。可知二味爲去瘀非敗血也。又疑當歸助血毒。抑知去瘀必須活血。尤宜生血。然用於涼血解毒劑中。猶不多用。制方者未始無斟酌也。又疑生地引邪入陰。更不可解。考之本草經謂作湯可除煩熱積聚除痺。本草綱目謂能涼血滋陰。時醫見有陰字。遂疑其引邪入陰。夫陰血也。熱毒中血管。邪已在陰。故內外煩熱。四肢痺痛。用此正對證良藥。而反疑其引邪入陰。是認滋陰陰字。作表裏裏字解矣。更爲可笑。又疑羚羊角犀角爲至寒。抑知犀解百毒。羚羊去惡血。皆能清熱辟邪。熱憎風。略證語顛狂等證。用之尤宜。况爲血肉之品。清而不削也。石膏知母微寒無毒。主燥熱除乾渴。仲景白虎湯用以止渴生津。大黃樸硝苦寒無毒。除寒熱。去積聚。仲景承氣湯用以救陰存液。蓋熱渴熱結等證。陰枯則死。非此無以除熱而救陰。故不得

不權其重輕而用之。求一生於百死也。然熱退瘀下則止。亦不可過用。高明者自能辨別。惟無知淺識。肆口狂言。誤己誤人。實堪痛恨。特為辨之。以釋其疑。

又曰。治鼠疫法。皆予數年。來詳考博訪。細體而得。故其中利弊言之獨詳。親用救人。不止千矣。傳用救人。不止萬矣。無如方初到處。人多疑之。夫已疑此方。必誤用別方。所願諸君。於一誤之後。不可再誤。即宜及早回頭。急依方照法以治之。所列稍輕稍重之證。可救十全。至重至危之證。可救七八。若醫者任意更改。以逞神奇。病家率意煎調。以至焦灼。或中道改圖。或半途即止。仍係自誤。勿謂言之不早也。

治法篇

原方加減法 羅本載治法列今借易之

羅芝園曰。輕症照原方一服。所云原方即羅氏加錢解毒括血湯下做此稍重症。日夜二服。加銀花竹葉各二錢。如微渴微汗。加石膏五錢。知母二錢。少則二三劑愈。多則六七劑愈。未愈不妨再服。

鄭按。輕症照原方一二服。無不應。如桴鼓。至稍重症。微渴微汗。熱邪尚在氣分。白虎湯只用石膏。知母者。防胃津被劫也。不用粳米甘草者。恐留邪蘊毒也。少則二三劑。多則六七劑。未愈再服。即急追多服法也。初起如能遵行。亦何至邪毒深入。傳變危症。及日後積膿成瘡耶。

重症危症至危症。初起惡寒。照原方服。柴胡葛根各加一錢。鄭注或寒多熱少或單寒無熱皆宜

各加一錢 若見大熱。鄭注言大熱者可知惡寒已罷 初加銀花竹葉各三錢。西藏紅花一錢。危症錢半。如無西藏紅花。本方紅花可用八錢。或加紫草茸三錢。或加蘇木三錢。亦可。鄭注惡病家通用紅花太多。故或加紫草或加蘇木均可。

鄭按重症危症。必重加紅花者。所以急於去瘀也。惟去瘀方能活血。亦惟活血方能解毒。夫然後方中柴葛。乃不至引毒攻心。且能升邪外解矣。彼畏桃仁紅花如鳩毒者。曷不細味神農本草。而憬然悟乎。

若熱渴至。嚮有汗。並加白虎湯。強壯者石膏。原注少七錢多一兩 知母。原注少三錢多五錢 粳米五錢。本方甘草改三錢是也。

鄭按第一章稍重症。微渴微汗。故但用石膏知母。此則因重症危症。熱渴至。嚮有汗。必大熱大渴。汗出淋漓。神又將昏。恐陽明津液亡矣。故加粳米甘草以救之。

疔瘡加紫地丁三錢。疔黑者。用針圍刺。括出毒血。外用藥粉頻塗。以拔疔毒。

鄭按毒入愈深。瘀凝愈甚。泛見於外。則有疔瘡。夫鼠疫發核之後。又加生疔。則毒重而症危矣。原方加紫地丁者。所以解疔毒也。然洋菊葉爲治疔解毒聖藥。用鮮的搗汁沖服。取效尤捷。外用藥粉頻塗。卽原書所載經驗塗核散。此散敷治疔瘡。余亦屢試輒驗。幸勿輕視。

小便不利。加車前草三錢。須用鮮的散靈 痰多加貝母三錢。危症本方翹芍地草各加一錢。至危症四味各加二錢。並加重白虎。竹葉銀花各三錢。羚羊角犀

角西藏紅花各錢半。皆宜日夜連三服。

鄭按此節申明重症危症。加味分兩。並急追連服法。又按發核之症。挾痰者甚多。本方加貝母。特舉一隅以示人。蓋痰阻膈上。則本方歸地陰柔。不能活血。反慮粘痰。加貝母固屬至穩。不如再加鮮萊菔搗汁冲服。尤靈。或用鮮葶藶俗名尾梨洗去皮。白海蛇一名海藍皮洗去鱗。煎湯代水為引。此即更見靈妙。若見痰壅神昏。謹語當先服萬氏牛黃清心丸。為開路先鋒。後再用本方加味。方能挽回重症。是在臨症時。有膽有識。參以活法也。

服後熱渴仍不退。照原方雙劑合服。日夜各一服。惟柴葛歸可照加倍。各酌減一錢。樸酌減五分。餘俱加倍。仍加重石膏。知母竹葉銀花。羚羊角。犀角西藏紅花也。

鄭按雙劑合服。且日夜各一服。即大劑急服法也。鼠疫之症。病勢至此。岌岌殆哉。此時若再疑惑。改弦更張。舍是方而別求治法。或用是方而減輕分兩。則去生不遠矣。惟有遵守是方。放膽服之。藥力一到。無不易危為安。至石膏。知母竹葉銀花。羚羊角。犀角。西藏紅花等味。原方既雙劑合服。此七味分兩。仍須加重。若症重藥輕。鮮克有濟。則貽誤匪淺矣。

雙劑服後。熱渴仍不減。不妨雙劑照加。再服數劑。以熱渴退為度。鄭注雙劑仍不減。恐初起有誤。服辛溫藥。熱渴退而未清。切不可止藥。用單劑日夜二服。鄭注止藥最易。復仍按症加藥。稍為酌減。熱初退時。切忌食凍粥熱粥。

鄭按熱初退即食粥食後少頃即死會見數人可不慎歟凡得發核症者戒口為第一要着無論輕症重症危症切忌穀食餅餌會活數十人有一二十餘天只食番薯菜豆薏米及真山東粉此粉亦菘荳所製故可食並不傷胃氣肌肉不脫神氣甚佳如舌未淨口尚渴熱未退核尚痛萬不可食粥致水穀悍氣反助邪氣也此症餓不死食必死米穀尚不可食况雞羊魚肉油膩之品及葱蒜椒薑辛辣之物耶

若外熱減而內熱不減熱在胸原注兩乳對胸處熱毒入包絡鄭注包絡者手必神昏譫語原注如無用芡加清官湯日夜三服元參心麥冬不去各三錢原注如無用芡羚羊犀角各二錢原注如無用芡蓮子心五分是也並加西藏紅花錢半日夜連三服以

退為度熱退未清間有譫語仍日夜二服加藥酌減貧難備藥可加竹葉心原注如無用芡生燈草紫草茸各三錢或加蘇木三錢亦可服法照上

鄭按原書眉批云此譫語熱毒在上焦故以治上焦為主兩乳對中處為胸乃膈中之部位膈中者心之宮城也熱毒既入包絡膈中即是心包絡故加吳鞠通之清官湯取以心入心扶心中之生氣即以散絡中之結氣也膈中之熱毒既清則譫語焉有不平乎

又按清官湯不用連翹心者因本方已有連翹故也如日夜三服清官湯仍見神昏譫語舌絳無液恐絡閉邪陷毒將攻心當急服至寶丹通絡開竅立展神明俟神識已清再以本方按法施治無不霍然

若見顛狂雙劑合服加重白虎並竹葉心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三錢

照上服法。顛者捉住灌藥。牙關緊者撬開灌藥。皆要扶起。牽仰其首。用錫壺入藥灌之。自易。

鄭按原書眉批云。顛狂危極矣。非大劑急服。斷不能挽回。貧難備藥。可除鈴半三味。加黃芩麥冬各五錢。下有治案可查。人至貧病交迫。又加此顛狂危篤之症。苦不可言。除鈴半三味。變通治法。加黃芩以逆折膽火。加麥冬以柔潤熄風。婆心濟世。用意良厚。佩服之至。

又按廣州府施太守所刊良方。有云。鼠核神識昏迷。或狂走大叫。毒氣遍走內外。口生瘡。或大便不通。皆熱毒攻心。宜急服紫雪丹。考徐靈胎有言。邪火毒火。穿經入臟。無藥可治。惟此丹能消解。其效如神。鄙見疫症若見神昏譫語顛狂。則毒火已經走竄。非佐以紫雪丹。未易奏功。或用此丹一二錢。研末。以新汲水調下。或照條下本方煎成。沖服亦可。

病稍退後。要接服藥。若服藥即吐。熱毒攻胃。取鮮竹茹三錢。如無即用竹茹用竹茹濕鹽輕輕洗煎先服。服藥不吐。用薑汁點眼角。並擦天柱骨亦可。

鄭按熱毒攻胃。胃火不降。勢必上逆而作吐。用竹茹降胃逆。加鹽輕輕能引火下行。奏效捷矣。故能止吐。

熱在膈。胸下熱毒入營。舌絳而乾。反不渴。加清營湯。犀角元參麥冬銀花各三錢。丹參二錢。合本方連翹生地是也。並加西藏紅花錢半。日夜連三服。未愈再照服。

鄭按原書眉批云。若貧而無資。不能備鈴半犀角西藏紅花等藥者。可

改用竹葉心生燈草紫草甘蘇木以代之。羅廣文每遇貧苦不能備藥，必設法改用。仙手婆心，於斯窺見一斑。

血從上溢，見衄咯等症，加犀角地黃湯。犀角丹皮各三錢，本方生地黃改一兩，赤芍仍舊是也。並加西藏紅花錢半。日夜連三服，未愈照再服。

鄭按熱毒入營，迫瀾陽絡，血從上溢，本方非再加犀角地黃湯，萬難奏功。

見斑加化斑湯，即白虎湯，加元參三錢，犀角二錢是也。見疹加銀翹散，銀

花牛蒡子各三錢，竹葉大青葉丹皮各二錢，合本方連翹甘草是也。二症

多見於大熱後。鄭注凡大熱未退官用紅紙披照看胸背等處當大熱時見，宜日夜三服。若微熱時見，日

夜二服。若舌苔微黃，外微熱而內煩惱懊懣。煩悶坐臥不安也加元參沙參梔子黃

芩各三錢，或並加淡豆豉二錢，日夜三服，皆以愈為度。以上皆二三日內

上焦症也。鄭注末一句總結上文以明上焦見症

鄭按鼠疫發核二三日內，或見斑，或見疹，雖斑重疹輕，究皆胃中熱毒

熾盛，或加化斑湯，或加銀翹散，方最中肯，亦須多服，乃克有濟。至外熱

微而內煩惱懊懣，則加元參黃芩梔豉等味，皆不踰聖賢矩度。洵足法

也。

又按今夏疫氣盛行，余遇斑疹之症，貧不能服犀角者，以葉天士神犀

丹，用涼開水沖服一二丸，熱退神清，或下醬糞，則毒瘀亦去。屢試屢驗，

或所用湯藥加金汁水沖服亦效。

金汁水解天行疫毒能化斑疹，惟廣東河南梅輦寺所製最佳。

若敢按症加藥。按時服藥。服藥已多。熱毒已解。其瘕或從經絡散。或從咳嗽出。或從一二便下。其病必輕。縱核未消。將原方加減接服。原註加減法在本條之去藥甚重已下則便更收功。

鄭按此節總結上上文。可見毒解溼化。皆賴按症加藥。按時服藥。方有效驗。細讀原書各案。便知羅氏閱歷有得之言。信而可徵耳。

過此傳入中焦。有體壯毒盛而傳者。有誤服忌藥。助毒致盛而傳者。有改輕改緩。積毒致盛而傳者。此時猶不按證加重。急追多服。必無望矣。其證核愈腫大。面目紅赤。舌胎老黃。午後熱甚。若兼見渴。強壯者加重白虎湯。見脈浮而促。加減味竹葉石膏湯。竹葉五錢。石膏八錢。麥冬六錢。本方甘草改三錢是也。二證能加鈴半角。犀角西藏紅花各錢半更好。或加梔子黃芩各三錢亦好。皆宜日夜連三服。未愈再照服。以熱退為度。

鄭按傳入中焦。大抵皆誤時誤藥。少服緩服所致。其證面目紅赤。舌苔老黃。午後熱甚。若兼見渴。皆陽明熱毒熾盛。故重加白虎湯。倘有脈浮而促。故加竹葉石膏湯。減去人參粳米半夏三味。以滋肺胃之液。此二證能再加鈴半犀角藏紅花。尤見得力。否則或加梔芩亦可。然服法必須日夜連服也。

熱退未清。忽惡寒。鄭註惡寒之時必發熱。旋大熱。鄭註大熱之時必發汗。是謂戰汗。汗透熱解。若人虛汗出未透。致熱未清。宜加增液湯。以助其液。汗出自透。鄭註可見傷寒津液最關緊要。元參一兩。麥冬與本方生地各八錢是也。日夜二服。

鄭按疫症有戰汗亦泄邪大機括。魏柳州云。脈象忽然雙伏。或單伏。而四肢厥冷。或爪甲青紫。欲戰汗也。宜熟記之。此皆忽寒發戰時。所現脈症也。不可不知。葉天士溫熱篇有云。邪在氣運。旋連者可冀其戰汗透邪。法宜益胃。令邪與汗併。熱達腠開。邪從汗出。然則餘熱未清。忽焉惡寒發戰。此時當啜粳米湯。以助津液。則汗自透。即葉氏益胃法也。汗透則熱清。一鼓蕩平。膚功迅奏。若待汗出未透。始服增液湯。以助之。恐緩不濟急。氣機一窒。汗竅不開。邪熱莫解。則更形棘手矣。管見所及。就正通方。

餘熱未退。小便閉而譫語。加車前木通各二錢。羚羊角犀角各錢半。貧者加車前木通。淡竹葉。淡竹葉心各二錢。日夜二服。以小便利。熱退清為度。熱退清。間有譫語。亦無妨矣。加淡竹葉竹葉心各錢半。每日一服。數服可愈也。

鄭按原書眉批云。此譫語由小便閉。故以通小便為主。並治心肺。蓋治節下行。則熱邪從水道而出。譫語自平。如熱既退清。間有譫語。此君火未甯。故加竹葉竹葉心。合本方之生地。亦仿導赤意也。

甚而大熱不渴。舌黑起刺。腹脹腹痛。原注：腹痛不必大甚。微有腹痛即是。大便結而譫語。熱結旁流。原注：純流稀汁。絕無糞渣。體厥。原注：手足身冷。脈厥。原注：脈伏而無。六證見一。皆宜下。此時危在旦夕。宜急不宜緩。亦宜重不宜輕。故人屬強壯。脈沉數有力。或沉小而實。宜用雙劑。加大承氣湯。大黃。原注：少七錢。稍錢多五錢。枳實。合本方川樸各二錢。是也。能並

加鈴半角西藏紅花各二錢更好。一服不下。不妨雙劑照加再服。以下爲度。此係屢試。必重用方效。故特改重。重用未見有直瀉者。不過大便稍利耳。亦未見有連來二次者。如慮多瀉。可備老鹹王瓜皮粥以待。再瀉。食之可止。王瓜福州呼爲菜瓜泉州呼香瓜

鄭按原書眉批云。此譴語由大便結。故以治大便爲主。兼治心肺。蓋邪困中焦。陽明胃家必實。故加大承氣以通府氣。府氣通則譴語自平。又恐熱邪由胃絡逆傳於心。且肺與大腸相表裏。故兼治心肺以解散邪熱。大證見一皆宜下。不比傷寒痞滿燥實堅。五者俱見方可下也。此時危在旦夕。下不宜緩。不比傷寒下不嫌遲也。至重用未見有直瀉者。不過大便稍利。吾見亦多矣。或下瘀血。或下醬糞。皆毒瘀外出之兆。最爲佳境。查閱原書陀村重下治案三則。便知不易之定法也。

下後熱仍不退。痛脹結流。四證見一。鄭在卽上文所云腹脹。腹精熱結旁流四症。仍宜用下藥。用單劑加大黃五錢樸二錢枳二錢接服。若下熱必退矣。

鄭按下後熱不退。仍宜再下。不可放手。惟藥劑改輕接服。下後則熱必退。藥病相當。不必慮傷及胃氣也。

下後仍有微熱。聞有譴語。加鈴半犀角西藏紅花各一錢。日夜二服。以熱清爲度。貧者可加淡竹葉竹葉心各二錢。無熱仍有譴語。本方柴葛減半。加元參麥冬各二錢。淡竹葉竹葉心各一錢。日夜二服可矣。

鄭按下後餘熱未盡肅清。故聞有譴語。用本方再加鈴半犀角藏紅花

以去餘毒。若肌熱退後，仍有譫語，但用清官湯大意，清火以甯神。胡騰識未到者，一二劑即止，而不敢連服，急追耶。

若大熱大渴，兼見痛脹結流四證之一，人壯脈實，不妨重加白虎承氣同服。藥用雙劑，以下為度。此表裏雙解法。

鄭按外有大熱大渴，內則兼見痛脹結流，故加白虎。挾本方以解表，又加承氣。挾本方以解裏。藥用雙劑重服者，以人壯脈實，尙堪背城一戰，非草菅人命，漫無紀律也。

富貴之家，懼石膏大黃之多，可加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三錢，熊膽一分半，竹葉心二錢。藥用雙劑，連二服，如仍熱不退，便不下，可並加石膏大黃各五錢，以下為度。以上皆六日以前，中焦證也。鄭注未句總結上文以明中焦見症

鄭按此節承上文而言。症重且危，若藥用雙劑，加白虎承氣，富貴之家，必懼而不服。先生苦心濟世，不忍坐視其亡，故復設一法以救之。非迎合富貴人意也。至熱仍不退，便仍不下，故並加石膏大黃各五錢，以解表裏。此時若再疑，惑恐懼而不敢服，則疾不可為矣。悲夫。

若至七日則傳下焦。其證見上證治條下治法兼滋陰。本方加元參六錢。若前失治，仍熱渴不退，人屬強壯，可重加白虎湯。見上日夜三服，以熱退為度。若見痛脹結流等症，人屬強壯，可重加大承氣湯。見上一二服，以下為度。仍有微熱，獨見燥結，可加增液湯以潤之。方見上日夜二服，仍不下，可加小承氣湯。大黃五錢，川樸枳實各一錢是也。一服不下，不妨再服，以下為度。

鄭按下焦之症。雖有七日。若前失治。熱渴加白虎。便結加大承氣。入屬強壯。故加重劑。其素體虛弱。則加輕劑。意在言外。不可不知。惟二證法兼滋陰。元參均不可缺。蓋防熱毒燥陰。腎水告竭。則更難挽救耳。夫前既失治。又有誤藥。延至傳入下焦。病深症險。若再疑慮不服。決無生理。試問舍此治法。能獨出心裁。而起死回生乎。如其不能。何如信從是書。按法施治。則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也。

若口燥舌乾。齒黑唇焦。

原書作唇烈

不甚熱渴。脈見虛大。本方除柴葛。加一甲復

脈湯。本方生地。改用大乾。生地六錢。甘草改用炙草六錢。赤芍改用白芍

六錢。餘藥照舊。並加麥冬。不去心五錢。阿膠。葶麻仁各三錢是也。日夜二

服。鄭注宜加杜蠟八錢

鄭按疫病至口燥舌乾。齒黑唇焦。其熱渴反見不甚。脈象反見虛大。皆

陰液告竭要候。故本方去柴葛。加一甲復脈湯以救之。似本方川樸苦

溫亦在可去之列。臨證時。當參以活法也。

又按溫病條辨。一甲復脈湯。即加減復脈湯。加杜蠟。此節既加一甲復

脈湯。何以不用杜蠟。且杜蠟為軟堅化痰。益陰退熱妙品。似不當去。原

文恐有脫簡。宜補加之。

液仍不復。可並加調胃承氣湯以和之。大黃二錢。樸硝五錢。合本方甘草

二錢是也。日夜二服。以液生為度。

鄭按此承上節而言。服前方加一甲復脈湯。液仍不復。可並加調胃承

氣湯以和之。與仲祖下之以存津液治例亦合。

若無別證。惟核未消。餘時不熱。獨見子午潮熱。本方除柴葛。改用大乾生地。各藥照舊。加元參五錢。日夜二服。約三四服。熱可清矣。潮熱謔語。並加竹葉心十枝為引。以上皆下焦證也。鄭注未一句總論上文。以明下焦見證如此。

鄭按此節為病後餘邪未解。立一治例。子午潮熱屬陰虛。故加生地元參以養陰清熱。至潮熱有謔語。則加竹葉心。與中焦治法略同。惟用十枝作引。枝有大小短長。不如改用三錢為是。

若夫直中之症。原注直中者初起即直中三焦。起即直中三焦。初起大熱大渴。上焦一三二日即見痛脹結流。中焦舌色金黃。痰涎壅甚。下焦等證。鄭注等證云者略舉此證。此三焦俱急也。人壯脈實。

藥用雙劑。重加白虎承氣。二方見上小陷胸湯。半夏栝蒌根各二錢。鄭注長沙方用薑一披此用栝蒌根恐有錯誤。黃連二錢是也。半夏宜減半。日夜連二服。以病退為度。能加鈴半角犀角西藏紅花各三錢更好。凡白虎承氣同用。即取石膏知母大黃樸硝可也。原方不必用全。

鄭按直中者。謂鼠疫熱毒。直中於三焦也。諸證叢生。危險之極。非用重劑表裏雙解。佐以小陷胸湯。萬難挽回。蓋兩三日間。得此至危之證。匪特誤用別藥不可。即重劑緩服亦不可。然醫家非膽識俱到。則不敢用。病家非主持能堅。亦不敢服。故此證誤死者多矣。噫。

若疫盛行時。忽手足抽搐。不省人事。面目周身皆赤。此鼠疫之急證。非風非脫。切忌艾火與參。急用大鍼刺兩手足灣處。原書作抽處。鄭注兩手足灣處即曲池委中二穴。約半分。

深熱出毒血其人必醒。或用生薑拾餘兩搗爛。手巾包裹。蘸熱酒。周身重擦。自上而下。亦醒。鄭注薑酒法。溫此法近。霜向官。斟酌。或拈痧。或刮痧。亦可醒。鄭注或用拈痧之法。或用刮痧之法。均為捷效。後卽照原方。連服二二三劑。若見結核發熱。照上法治。

鄭按疫氣盛行。人在氣交之中。感觸猝發。多有是證。速服返魂奪命丹。卽醒。若無此丹。服藥不及。先用鍼法。以泄營血。必醒。或用刮法。以宣衛氣。亦醒。然鍼法失傳已久。倘有未諳。不可妄施。不如用刮法。爲便捷。法用細磁杯蓋。塗茶油。順手自上而下。先刮肩頸脊背。次刮胸前脇肋。次刮兩手灣曲池穴。次刮兩足灣委中穴。見有紅紫色。綻卽止。無不霍然。而醒。凡中暑發痧等證。用之亦無不效。余已屢試。輒驗。活人多矣。一俟能知人事。按證下藥。乃不至誤事耳。

老弱幼小。急迫祇用單劑。日夜惟二服。加石膏大黃減半。所加各藥。小兒皆宜減半。五六歲一劑。同煎。分二次服。重危之證。一劑作一服。幼小不能服藥。用鍼刺結核三四刺。以如意油調藥末。鄭注藥末。即經驗發核散。日夜頻塗十餘次。亦可愈。但藥末要各藥等分方效。

鄭按此節爲老幼得病。立一治例。非漫無分別。而喜用重劑也。存心仁愛。立法精良。於斯可見。

婦女同治。惟孕婦加黃芩桑寄生各三錢。以安胎。初起卽宜急服。熱甚尤宜急追。熱久必墜胎也。若疑桃仁紅花墜胎。可改用紫草茸紫背天葵各三錢。惟宜下者除樸硝。

鄭按鼠疫毒由地起。婦人女子靜處室中。最易感觸。故以本方按證加減同治也。惟孕婦以血蔭胎。故從方書禁例。去桃仁紅花。而用紫草茸。紫背天葵。加黃芩桑寄生。以安胎。絲絲入扣。毫不犯手。然熱毒久鬱。猶易傷胎。故初起宜急服。熱甚宜急追。即內經所謂有故無殞亦無殞也。至於宜下之證。雖除樸稍。然素體虛弱。或邪甚正衰。胎最易墜。即大黃川樸枳實亦須斟酌減輕。方不誤事。

又按婦女桃信適來之時。得此疫病。熱毒不免陷入血室。若體非強壯。則桃仁紅花不妨減輕。或加紫草茸紫背天葵之屬。更見穩當。

諸證皆除。惟核未消。仍宜服藥。瘀去未盡。必成瘡也。原方除柴葛。改用大乾生地六錢。甘草改用炙草。與當歸俱加倍。其餘減半。加元參五錢。氣虛可加生芪二三錢。每日一服。三四服核必漸消。如消未盡。當歸四錢。大乾生地元參各六錢。親芍桃仁減三分之一。生芪四錢。川樸五分。炙草三錢。再數服。或消散。或被流黃水愈矣。初愈改用原方。實滋陰去瘀。善後之良方也。

鄭按結核未消。仍須去瘀。病家疑桃仁紅花破血。而不敢多服。重用瘀鬱醱膿。一經破潰。轉致成瘡。最難收口。吾見亦多矣。如用塗核散尙未消。則用拙定經驗化核散塗之。亦無不消。然藥須再服。內外夾攻。方能奏功。

人雖虛弱。切忌溫補。蓋熱證傷陰。初愈古法惟滋陰。戒溫補。况結核未消。

卽熱毒未清。溫補助熱。其毒必發。此時體虛。再病必無救矣。惟質素虛寒。偶感熱毒。調治既清。復回本質。證見虛寒。然後用補。亦宜陰陽兩補。勿遽溫補助。補胎害也。

鄭按此章爲初愈叮嚀告誡。提醒善後大法。竊恐蠻補胎害。前功盡棄。匪特溫補藥劑不可投。卽膩補食物亦不可喫。此時服藥宜滋陰食品。宜清淡。則無不霍然愈矣。若有素體虛寒。愈後又見虛寒脈證。祇宜陰陽雙補。方不胎害。

病時熱結旁流。已經加承氣下去熱毒。此句愈後六七日不大便。乃精液未充。此句用六成湯。當歸錢半。生地五錢。白芍一錢。天冬一錢。麥冬一錢。元參五錢。二服。大便自易。初愈。昏昏欲睡。原書作迷睡手足微冷。核消後。微有浮腫。此由血虛未復。氣無所附。此二句用補血湯。生芪八錢。當歸四錢。皆宜小心體認。切勿倉皇悞事。

鄭按此段二條治法。原文倒置。未見貫串。恐有錯簡。且方又另列。體例未合。故略爲移易。非敢妄加更改也。

以上諸法。俱從屢次試驗得來。證以強壯者爲多。故於人屬強壯病盛熱毒。家復有餘者。每於重危之證。必加羚羊角。犀角。西藏紅花。取其見效較捷耳。無如人情多儉。富者聞而退縮。貧者更可知矣。茲爲推廣。分別熱盛毒盛兩途。隨證加藥。亦足以治病。如初起係熱盛之證。加石膏。知母。淡竹葉。或螺螄菜。原書名龍膽草。原書名白茅根之類。便可以清熱。如兼有毒盛之

證加金銀花牛蒡子人中黃之類便可以解毒若熱毒入心包也鈴犀花雖屬緊要即鈴犀犀角藏紅花然加生竹葉心生燈心黃芩梔子麥冬蓮子心元參心之類便可除心包之熱毒若熱毒入裏也加大黃樸硝枳殼以瀉之便可去腸胃之熱毒原書作腸腹如此則貧者亦費無幾矣老弱幼亦可類推酌減惟要照方按法急服多追方可見效若改輕改緩固屬自誤即每日一服一二服即以爲不效何異以杯水救車薪之火即謂水不勝火也方既受冤原書作方受冤而病者更受冤不誠可痛哉

鄭按此章推廣治法以挽救貧苦之人熱盛者清熱毒盛者解毒熱毒入心包則加清官揚以解之熱毒陷腸胃則加大承氣以瀉之即老弱幼小亦可類推酌減於虛立法精良無微不至洵爲濟世之慈航救疫之寶丹嘆觀止矣庶以加矣

復病治法羅本

此證最易反覆有微熱未清而復有微熱方清而復以伏邪未盡也謂之自復查所復何證照方按證加藥以清餘邪自然獲愈有瘥後或因飽食而復或因厚味而復以食物阻滯謂之食復輕則捐穀自愈重則循導方痊加神糶山查麥芽以去滯自然獲愈有因梳洗沐浴多言妄動而復謂之勞復脈和證輕靜養可愈脈虛證重調補血氣方愈勿用寒劑因服參桂而復急服萊豆山查湯以解之用清補滋潤藥以調之以上各證有核無熱照方酌減服若因怒氣房勞而復最爲費手愈後六七日見脹痛吐

瀉等證。已非原病。宜按脈證調治。愈後宜調補。猶宜靜養。節飲食。慎言語。謹起居。戒惱怒。寡嗜慾也。

潰爛治法鄭增

此證發核。有破口潰膿而至腐爛者。其故有三。一則因初起服辛熱之藥。如麻桂羌防薑附之屬。致熱毒迫瘀成膿。二則因初愈驟服溫補之藥。如參朮炙芪肉桂大棗桂枝。及雞羊厚味。穀食粘膩之物。餘毒未淨。溫補助熱。勢必焮腫潰膿。三則因病重藥輕。證急服緩。或服解毒活血湯一二劑。熱稍退。核未消。而卽停藥。或去桃仁紅花。或更換他方。或應加承氣而不服。或應加白虎而不用。藥力未到。毒氣逗留。亦必釀膿破口。迨至潰爛最難收口。膿水愈流。氣血愈傷。欲望復元。非數十日調治不爲功。若見熱退身涼。脈靜舌淨。惟核破口流出黃水。可內服四妙湯。卽神效托裏散外用泰西黃蠟膏。以象皮油調勻貼之。卽愈。他如誤藥誤時。救愈之後。核已焮腫色紅而熱。按之甚軟。已經釀膿。可用銀鍼抽破。放出膿水。勢將平塌。餘瘀未淨。先用象皮油調黃蠟膏貼之。如不收口。再以泰西白蠟膏貼之。如瘀膿已淨。仍不合口。當用珍珠散摻之。外貼象皮油。須多服活血排膿解毒湯藥。或以羅氏原方。去柴葛。減桃紅。加元參赤豆銀花白芷之屬。若夫諸證悉平。氣血涉虛。核腫堅硬。既不能消。又不化膿。毒根不剷。終非了局。按其脈息細弱。可服託裏透膿湯。外敷抽定化核散。或用泰西礮礮水時時抹之。自化。或用生蒲公英搗蜜貼之。至於潰膿腐爛。體將羸瘦。證見虛弱。酌服陰

陽雙補湯藥以托之。若舌苔尚濁。口仍見渴。是餘毒未盡。邪熱未清。可進涼血清熱。排膿解毒湯藥。其外敷藥粉。皆以珍珠散調象皮油貼之。如膿水將淨。肌肉已生。惟口未合。可單用象皮油。即能收功。或用埋口膏塗之。即愈。以上治法。所用湯方藥散。皆取外科正宗。及泰西妙藥。至穩至當。已經效驗者。以補原書所不及。尙望高明。匡所不逮。

附列內服外敷各方

四妙湯 即神效托裏散一

生綿著 五錢 當歸中 八錢 金銀花 一兩 甘草節 三錢

右藥用水二碗。煎成一碗。勻兩三次。晝夜服盡。自可移深居淺。轉重作輕。如氣血素虧。核又焮腫。勢將穿潰者。加皂角。鹹穿山甲各二錢。即能自潰。潰後即除去皂。鹹山甲。核在耳後項側。加升麻五分。在腋下加苦桔梗一錢。在腿邊加牛膝一錢。欲排膿加白芷三錢。赤豆三錢。此方為破潰後排膿去腐。生肌長肉。瘡科之聖藥。其加減活法。是在臨病時斟酌用之。方中以銀花為君者。因銀花治瘡。未成即散。已成即潰也。

托裏透膿湯

潞黨參 漂白朮 穿山甲 皂角刺 香白芷 各一錢
 生綿芪 二錢 當歸中 二錢 醋青皮 川升麻 各五分 甘草節 五分
 加酒為引 如核發爛足去升麻加牛膝一錢

珍珠散一名八寶散

治瘡毒膿盡用此糝上即能生肌長肉平口收功效驗異

帶。

珍珠一錢人乳脫三日或裝豆腐中煮透取出研細如飛麵 眞血竭五分 粉口兒茶五分 煨石膏一錢

爐甘石一錢以黃連五分煎汁煨碎研細水飛篩 赤石脂一錢 陳年吐絲頭五分煨存性

梅花冰片一分二蘆

右藥依製研極細末如香灰樣磁瓶收貯聽用貧者去珍珠用珠母即大蚌殼拾取露天者左顧半升刮去背後黑衣煨研用一錢五分

泰西白蠟膏 黃蠟膏 礮礮水 埋口膏 象皮油並藥布

以上五種可向城台西藥房購取均有

附飲食宜忌說

鼠疫起時無病之人居要通風食宜清淡如有感疫初起之日即須戒食粥飯米粉掛麵煎炒油膩以及雞鴨牛羊鱧鼈蝦蟹葱蒜薑椒等物恐留邪助熱迫毒入裏即難挽救及病初愈亦不可食只可食番薯一名地瓜 菜豆 薏米以充飯代點山東粉雖可食然近日聞有糯米偽造非眞菜豆所製者仍不宜食且俟熱退核消舌淨爛清方可先進稀粥至於代茶或用馬齒莧車前草或用鮮蘆根金銀花或用萊豆殼薏米根均可若飲食不知謹慎雖有靈丹妙藥亦無如之何矣

醫案篇

羅芝園治案

醫案篇

十七年春縣城疫作。初閱得此方。贊與證合。爾時黃木生爲予薙髮。卽求鈔用。予囑初起卽用。定易見功。及後詢之。知伊家救此證者五人。皆一劑愈。其時林子幹在座。伊村初疫。鈔治三人。亦一劑愈。一工人持藥回家。延醫診視。醫者憤憤。教服半劑。竟斃。

十九年春城鄉皆疫。予回橫山泰興營。早飯。李子碧林至云。有二婢大熱。謔語。腿核如卵。是早長者已死。次者現危。求錄此方。照方加鈴羊角犀角各三錢。初服小便如血。熱減核小。然腹滿便秘。結熱毒傳裏。復加枳實一錢。樸硝二錢。大黃五錢。同渣煎服。是晚下二次。次早全愈。

何氏婦橫山人。與婢同病。其子聞婢已愈。亦來求方。以其貧。教以連服三劑之法。次日熱退。惟核未消。卽行止藥。後成瘡潰爛。

石城宏豐號蘇杭店。主人梅仿生。龍山人也。店內陸劉二司事。患此證。服時醫藥。瀕於危。壯熱謔語二日矣。予由橫山回城。仿生告以故。予因言此方之效。衆皆疑而置之。次早延醫不至。不得已用之。仿生見紅花枯索。加西藏紅花二錢。一服病退。再服熱除。核消。三服全愈。此加西藏紅花之始也。二司事愈後。恨時醫之誤。信此方之神。故刻陳情辨惑說傳之。陀村用合劑法傳至縣。李碧林亦寄信至縣。此方之效。一時闕傳。信者遂衆焉。族弟讓階之子。在外染病回。熱憎大渴痛痺。自頂至踵。起核卅餘顆。危證也。族人共酌曰。如此危證。非輕劑可挽。遂合二劑爲一劑。加石膏一兩。鈴羊犀角各三錢。一服熱退渴止。仍合劑服。熱除核消。單劑再服四五劑全

愈。可知危證責效一二劑。必無望矣。

安鋪廩生李蔭堂之姪。年十四歲。患此證甚危。熱憎顛狂。牙關緊閉。皆謂不救。蔭堂聞此方之效。即催其父母。照方加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二錢。取四劑回。搗而灌之。吞下即吐。頻頻灌之。始不吐。連盡四劑病減。再服數劑而愈。惟誤聽時醫之言。減去當歸。其核不消而瘡。

許旺宜與棧夥計也。年十五。骨氣正壯。初患此證。壯熱頭痛。無核。危證也。教以連服之法。二劑熱退。次早煮粥熱服。遂微熱譫語。四肢痺痛。急加羚羊犀角各二錢。西藏紅花一錢。一服痛如故。兼見胸腹滿痛。急用下法。一服仍如故。並聞藥欲吐。一老醫曰。此熱毒攻胃也。教先服淡竹茹湯。然後服藥。果不吐。再照方加下藥一服。病稍退。仍加羚羊犀角各二錢。連二服。並服生燈草心。螺靨菜。龍膽草。白茅根。白蓮葉等藥。兼葦豆湯。數次始愈。黎涵智白藤山人也。在石嶺貿易。每好談醫。得此方常錄以治人。囑曰。切不可減少。桃仁紅花。及己與妻患此證。反疑曰。我夫妻年六十餘矣。恐不能受此重藥。遂改輕。桃仁紅花。二劑即斃。妻亦垂危。人閱所開之方。始知改輕。即照原方開服。其妻得不死。

補二十一年陀村治案

次兒啓基年及壯。三月初二晚飲酒後。壯熱頭痛。口渴身痺。左腿腫連二核。照方一服。次三四日。照方加西藏紅花錢半。二服未效。初四下午。予由城回。熱憎之甚。急用雙劑連追。加石膏一兩。知母五錢。羚羊西藏紅花各

一二錢。犀角三錢。三服仍未效。雞鳴後譫語。頻流尿汁。毒入臟矣。初五早照前加樸硝二錢。大黃三錢。連二服已無尿汁。頭痛亦順。惟壯熱未退。心胸煩躁。大便轉閉。初六仍照前石膏知母減三分之一。歸減半。另加犀角一錢。生竹葉心。生燈心各一撮。生梔子。淡豆豉各三錢。大黃加至五錢。連二服熱稍減。便仍未通。及晚照前大黃加至七錢。一服便通。熱始退。譫語仍未盡除。初七八九用單劑加鈴犀各二錢。西藏紅花一錢。竹葉心。燈心。爲引。每日二服。微熱譫語始清。獨核不消。堅硬徑寸而痛。以後照方日一服。六七日堅硬已軟。小成瘡。以痛未止。仍日一服。又三四日始穿。施黃水。用托裏透膿湯二服。瘡已成膿。而頸起微核。復照原方二服。核消。仍塗數數。日始愈。此證初熱邪在表。失在不重。加白虎。迨已入臟。又失在輕用承氣。以致於甚。其核不散。又失在減輕當歸。誠以大熱不退時。惑於常說。慮當歸助血熱。大黃損元氣。故耳。所幸誤用輕而不誤用藥。不致大誤。自後遇證宜用石膏大黃。人又強壯者。初用必七錢。次用一兩。多於二三服見效。一後生年十七。初熱渴痛痺。見核數處。依方二日三服。已熱憎矣。次用雙劑。加知母五錢。石膏一兩。鈴犀犀角。西藏紅花各三錢。一服稍效。主人慮白虎大寒。鈴犀太貴。用雙劑加西藏紅花二錢。二服。隨用單劑二服。甚至譫語奄奄一息。移至廳事。備棺將殮矣。家人遷避。留人看視。原方日一服。二日後。有老婦來告曰。此子稍蘇。呼救。能食米湯。予細詢之。知尙微熱。譫語。並手擺舞。大便閉結。已形銷骨立矣。姑予二劑。加鈴犀各二錢。西藏紅

花一錢。樸硝二錢。大黃七錢。連二服未通。已能食稀粥一碗。鄭注此證弱邪再
裏故食稀無稱用雙劑。加鈴半犀角西藏紅花各二錢。樸硝四錢。大黃一兩。一服即通。諸
證皆減。惟核潰爛。調治廿餘日愈。此證雖誤時。幸無誤藥。卒能保全。然以
遲疑致苦累已不少矣。

一少婦臟素寒。時服溫藥。初起壯熱頭痛。大渴身痺。頸核焮紅。隨時加腫。
急用雙劑連追。加知母五錢。石膏兩半。至二兩。鈴半犀角西藏紅花各三
錢。日夕四服。腫已定痛渴稍順。惟熱未退。以大便未通故也。次早仍用雙
劑。加知母四錢。石膏一兩。樸硝五錢。大黃一兩。鈴半犀角西藏紅花如故。
一服未通。日中照前大黃加至二兩。便通瘀下。熱稍減。晚仍照服。以後用
單劑。加鈴半犀角西藏紅花各二錢。日夜二服。五六服全愈。此證加藥至
重。追藥至急。其愈亦至速。

二十二年瓊府治案

黃聖徵年將五十。海口會隆行股東也。家瓊城。以疫死者已四人。伊始病
避居海口。延往診視。其證稍熱渴。腮夾各一核。足面一疔瘡。毒甚而熱不
甚也。輕加石膏知母。並紫花地丁。囑日夜三服。並外塗。伊答云。敢二服亦
聽之。次日畏石膏之寒。不得已加鈴半犀角西藏紅花各一錢。並紫花
地丁。囑二服。是晚稍見譫語。加鈴半角三味各錢半。並地丁竹葉心。囑二
服。次早譫語已無。除竹葉心。照土加法。連服數日。皆囑二服。至六七日瘰
下熱清。而人弱矣。初愈照初改原方法。囑每日二服。五六服疔潰腐脫。核

亦漸小。再照次改原方法。俱見上治法條加生芪三錢。每日一服。四五服始稍精神。核穿出黃水。疔瘡愈。而足微腫。再照次改法。加芪。閒服補血湯。又數服始愈。愈後始知以家人阻止。初二日止服劑半。以後每日止一服。噫以緩服而久延。倘非年將弱而熱未甚。必悞事矣。

海口潮行公成號。楊子敬長孫十歲。身熱無核。右脈盛左。疫證也。原方減三之二。加竹葉銀花。囑日二服。伊日一服。三服後。兩腿見核。加西藏紅花二服。證見熱結旁流。核愈。大原方全劑。加黃樸減半。一服下後。腹微痛。又加黃樸酌減。服後腹仍痛。再加酌減。一服病愈。而核未消。照改方三服。核消無痕。伊次子年二十餘歲。熱渴痛痺。有汗無核。危證也。宜重加白虎。主人懼寒減半。日夜三服。病如故。次日迫改加羚羊花各錢半。三服仍如故。第三日三味加至二錢。二服。是晚主人持別醫之方來商。予謂其方重用清解之藥無礙。但無桃紅。恐不中肯耳。二服如故。稍見譫語。第五日復求治。加三味至二錢半。是晚下毒瘧如煙膏。但微熱而已。第六日照第二日方。日夜二服。復下瘧一次。諸病皆除。惟昏昏迷睡。手足微冷。主人著急。診其脈已見和緩。知其爲困也。著備稀粥以待。將晚醒。稍精神。復照一服。第七日兩手臂始見微核數粒。以後照初改方日一服。五六日不大便。服六成湯。一服即順。以後照次改方。閒日一服。數服愈。

一婢微熱痛痺無核。初輕加白虎二服。再少加西藏紅花二服愈。

一工人微熱有核。原方四五劑愈。

海口貞記號。有工人邱姓。文昌人。年廿餘。雞鳴起病。黎明大熱。渴痛痺。有汗無核。已不省人事矣。爲至危證。重加白虎。日夜三服。次日熱稍退。伊戚慮寒。予笑謂仍宜重用。迫順其意。用五錢。又三服。第三早熱稍增。始信前言不誣。用七錢。加犀角。西藏紅花一錢。又三服。卽咳出瘀血數塊而愈。此以重用急追。見效之速也。

府城西門外下田村。有黃姓夫婦。齊來求治伊子。細詢其狀。曰。兒名亞就。年十歲。形瘠弱。現已熱渴。謔語。周身數十核。予訝其多。曰。初腿夾二核。身微熱。第四日醫以爲虛。用花旗參二錢。遂致如此。此加羚羊花證也。伊謂貧難辦此。贈以衆備。西藏紅花三錢。初用全劑。卽小兒雙服法。加元參心。麥冬連心。竹葉心各二錢。西藏紅花八分。日夜二服。病已減半。繼用原方。三之一。加藥減四之一。二服病已十去八九。惟雞鳴時微有熱渴謔語。此潮熱陰虛也。用初改原方法。加重大乾地並元參五錢。二服病愈。後知其足面一疔瘡。用次改原方法。加紫花地丁三錢。數服並外塗始痊。其餘治效甚多。難備錄。

廉雷治案

二十一年四月初成。卽過瓊候委。有孔姓來瓊。交五十本。帶回廉州分送。二十二年二月孔姓復來瓊。詢之知漢軍薛蓉裳孝廉。歎賞此方。廉城內外。現有此證。皆用此方。敢照法者。無不效。及四月接孝廉三月十五寄瓊索書之信云。廉城自正月至三月染證二百餘人。惟十餘人不敢服致誤。

刻下各鄉亦有此證。來城取書。已無以應。特求多寄。以便廣傳。按此則廉之治效亦多也。雷州遂溪平石村。初得此方亦效。雷廉亦皆有徵也。此方他鄉用之十愈八九。惟我陀村著效極多。以用法有善不善之分。猶在服藥有急與緩。多與少之別也。統計見效之處。石城以陀村石嶺一方為最。城內安舖及各鄉次之。化州以新安一方為最。州城及各鄉次之。廉府以城廂內外為最。山口北海及各鄉次之。瓊府以海口為最。海田及府城次之。雷府以平石為最。城月及各鄉又次之。救人不知凡幾矣。省城西關衆善士。將第二次藏高郡聯經堂刻本刊發。欽州李直刺將第三次藏省垣聖經堂增本刊發。海口衆善士將第四次藏高郡聯經堂增本刊發。印送已多。流傳亦遠。方到之處。苟無壘惑遲疑。即敢急追多服。勿以小愈而中止。必以全愈為收功。庶幾有濟耳。夫鼠疫死證也。此方生方也。以必死之證。而不敢一用。可生之方。吾固惑矣。以必死之證。而不敢盡用。可生之方。吾愈惑矣。有一二服未效而棄置者。衆曰氣數。吾亦曰氣數而已矣。夫復何言。有數服稍效亦棄置者。

治鼠疫毒盛法。初起多而急多大熱大煩痛等症照此治法

二十一年陀村疫復作。毒盛證重。見核未熱。服塗兼施。照方三四劑。愈。見核微熱。日夜二服。五六劑。愈。重證危證。照方加藥。老弱用單劑。連追法。石膏大黃用五錢均可。強壯用雙劑。連追法。石膏大黃用七錢一兩兩餘。外用布包藥渣。溫熨周身。或刮痧拉痧。或核腫大。放血更好。有三四服熱漸退者。有五六七服熱漸退者。初稍誤時。有十餘服熱漸退者。熱退未清。即

至七八兩者。大黃有服至三四兩者。羚羊犀角有服至四五兩者。西藏紅
花有服至二二三兩者。桃仁紅花有服至斤餘二斤者。強壯病重。乘其元氣
尙盛。三四日卽服至十一二劑。雖至危至重。約十餘二十劑必愈。熱清而
核亦消。元氣少損。愈後而人不弱。若遲緩服藥。多至誤事。卽不誤事。日久
病深。服藥必加。熱清而核不消。元氣漸損。愈後而人亦弱。初愈時必昏昏
思睡數日。若初起誤灸誤參。必壯熱昏憒。隨見謔語。其死必速。是年亦試
有救法。急用雙劑加樸硝三錢。大黃一兩。能加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三錢
更好。難取亦不必用。瀉出瘀血凝沫。十可救七八。若不急下。百無一生。是年
本鄉疫初起時。一日見十餘證醫者不知。誤灸五人。誤參四人。次日皆死。後鄰鄉有誤教以重下多得生者。最可憐者。重危之證。少服未效。卽行
置手。以致於死。實可痛恨。有氣服藥。尙可救生。切勿置手。石嶺一劉姓中疫甚危。手足腹背六處起核。氣
喘如牛。熱甚渴甚。一人告以雙劑連服法。每雙劑加石膏一兩。知母五錢。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二錢。大礮共煎。隨渴隨飲。連進二服。已奄奄一息矣。三更後。大下毒瘀。而甦。再用單劑熱清核潰而愈。是年見
證幾三百。施藥二百七十餘。共死四十餘人。除誤醫與不服藥二十餘
人外。尙救九成有餘。合觀二年。上年鼠死少毒輕。少服藥。亦收全效。本年
鼠死多毒重。信服藥。止救九成。二則皆親經驗

附治鼠疫毒輕法。初起少而緩少大熱大渴痛痺等證。照此條治。

一專信方。免誤藥 一急服方。免誤藥 二廣施藥。免傳藥

此證壞人甚速。誤藥固死。誤時亦死。無錢服藥亦死。我村惟不忽人所忽。絕無懷疑。專信此方。非疫初起時。早晚必慎視小兒。詳詢婢僕。見有微核

身未熱者。急用塗藥一二日愈矣。有核而頭微痛。身微熱者。急服塗兼施。亦一二日愈矣。故於初起時已十愈八九。聞有重證。按證加藥。照日夜連追法。亦二三日愈矣。卽有一二危證。照卽時連追法。亦四五日愈矣。貧賤復得所救。亦無傳染。故患病雖有百數。而貽誤會無一人。惟兼此三法之善。所以能收全功也。是年見證幾二百。施藥共錢七十餘千。卒能保全無一壞者。實爲各處所無。

右治鼠疫毒盛毒輕兩法。皆治驗成效可稽。故從治法條下。移附醫案之後。以便閱者信從不疑。

李雨山治案

卽閩粵治案

丁酉夏五。漢珍家兄。館符惠安。其時適該縣城鄉患疫。醫生處方皆不對證。死者日以十數人計。余聞之。戚戚焉。復以加減解毒活血湯方。刊刷廣送。遍貼城鄉。弁製藥施送。邑人賴活者甚衆。己亥四月。余郡惠州城亦染是症。當鼠疫初作時。余有聘媳何氏。年十齡。患此證。余深知此方之驗。商之瑞雲親家。擬以此方與服之。醫者疑桃仁紅花過重。狂於偏執。避而不用。又悞抽搐爲內風。惠俗有女醫者。專醫小兒。科故悞爲風而多以艾。灸之以艾。越宿已不治矣。六月間。有堂弟年廿五。自外鄉染病回。昏悶痺痛。起核數顆。屢投清涼劑。未能見效。越二日熱。攪顛狂。牙關緊閉。僉謂不救。余以此方加劑合煎。搗而灌之。連服入劑而愈。蓋吾鄉初染是證時。病家多誤聽時醫之言。以此方過重而不敢用。以至病者十不救二。纔四閱月。計歿者千一百有奇。遂至醫生

束手。病者委命而已。傷心慘目。何以爲情。余遂集同人。捐貲備藥。施送。後之病者。服此輒痊。於是郡縣各鄉。始堅信此方之效驗。卽醫生亦佩服而不疑矣。藉此方活者二三千人。近年廣東省城香港澳門各處。服此方括者亦億萬衆。余去臘游幕南安。適館時。正值城鄉患疫。余抄錄各方遍貼城鄉。聞服者甚效。今秋于役溪尾。有鄰居六歲小孩染疫起核。余贈以此方。兩服卽愈。足見此方之效。又奚止吾粵一省已哉。庚子秋日誌

劉蔚立治案

福州西關外塘下鄉僑醫

什湖鄉劉求與妻年五十餘歲。由台江傳染獲病而歸。其證陽熱太甚。忽而惡寒。脈盛神昏。面赤肌熱。目視燭光如黑。且有譫語。下洩。核猶未見。遂擬大柴胡原方。大黃用三錢。加銀翹地丁等。一下而惡寒罷。腿旁核現。次日卽用解毒活血湯。加極重白虎。並解毒各藥。令其日夜二服。服過二三日。諸病減半。惟痰涎凝結如卵。塞在喉嚨。不上不下。復來延診。仍疏原方。更加芒硝二錢。大黃三錢。下後而痰涎乃降。後去硝黃二味。如前常服。約計六日。服至十三劑全愈。而腿核亦潰。因原書經驗塗核散。隔江路僻。製取不易。乃以精製膏藥三四帖貼之。此核亦消。

二甲鄉劉爲楚有媳婦懷孕七八個月。亦患此證。初起核結腿縫。尙未見寒熱。余曰。此人明日必發熱惡寒。神昏欲睡。後果應余言。卽來延診。先以解毒活血湯原方加黃芩葡萄乾等。以保其胎。而又恐桃紅二味有礙於胎。服後三四點鐘。卽將此方去桃紅。加紫草茸紫背天葵。又投一劑。諸病

皆瘥。適六月初一日。洪水滔天。藥停一日。病又復作。彼則紫木解而來商。仍以前方去桃紅。令日夜二服。服過二日全愈。卽以秘製膏藥數帖與之。其核不期消而消矣。

一族叔蔭庭素業儒。疇患此證。初起微惡寒。腮旁結一小核。卽延鄰鄉儒醫來診。服秦艽龍甲散。惡寒罷。頭汗出。熱猶不解。繼卽服升麻葛根。加銀翹淡竹。自朝至暮。舌強不轉。腿核愈大。乃延余診治。急疏本方。加白虎及銀花地丁之屬。次晨大瘥。午後復起。繼卽項強背反。手足不舒。而又發微笑。不省人事。其證隨起隨重。藥亦隨起隨加。加至調胃承氣二劑。桃仁承氣一劑。中間一劑大黃用五錢。芒硝用三錢。病勢漸減。此後用雙劑連追送。日夜三劑。每劑加石膏二兩。知母八錢。餘藥數品。每日夜服藥。飭餘服過五六日勢退。去柴葛。又服三四日。後改用竹葉石膏湯。去人參。加元參。丹參。萸貝等。以收全功。惟核未收口。亦敷精製膏藥數帖而愈。同時蔭庭叔之母。年近古稀。素有哮喘證。因媳婦抱病不免勞苦。哮喘復作。其證但熱不寒。神昏嗜臥。目不欲開。口不思食。而又無核。余思無非此氣所染而成。遂以原方加竹枳萸貝一劑而平。次日復發。連服二劑而愈。此感疫無核之明徵也。足見解毒活血湯神效異常。

堂嫂亦患此病。其證上吐下瀉。發熱惡寒。一身痛楚。核結腮旁。湯藥入口卽吐。余急用竹茹二錢煎湯先服。繼服藥而又吐。隨服生薑汁少許。後始不吐。余思惡寒未罷。尙未盡化熱。用解毒活血原方。絕不加減一味。一服

而吐瀉止。連服三四劑。諸病皆平。核用生草和鹽飴攤貼。日久始消。舍弟婦頸旁素有瘰癧。是日午前無恙。午後忽起寒熱。神昏欲睡。目不欲開。而頸旁纍纍有三核。始猶疑其瘰癧本證也。細按一核如光餅大。始悟核證而非瘰癧。即用解毒活血湯原方。加夏枯草。蒲公英。蘇銀花等。日夜兩服。連服二劑全愈。後祇用夏枯草。蒲公英。蘇銀花三味。日二服。外貼精製膏藥二帖全消。同時大舍姪年十四。寒熱往來。面赤。核結左腕。隔十餘日。二舍姪亦復如是。核結喉上。皆用原方一劑而奏功。

拙案附存

辛丑冬
日記

下渡王姓。今夏五月間。右跨縫結核疼痛。人頰頭疼。睛紅口渴。舌黃。獨惡寒壯熱。予疏解毒活血湯二劑。寒熱罷而面頰斑現。色紅粒稀。神識尚清。再以原方去柴葛加犀角。竹葉。銀花。牛蒡。金汁。水二劑。並服葉氏神犀丹數粒。斑透身涼。脈尚滑大。大便數日未下。再以前方加生大黃五錢。二劑始下黑糞數次。舌胎轉淨。人甚煩渴。仍以前方減桃仁紅花。加石膏。知母。竹葉心。元參。紫地丁。紫草。葶。紫背天葵之屬。疊進數劑。病去八九。核亦不痛。惟頭上發小瘡癩。其熱氣如蒸飯。右眼睛色紅如硃。改用涼膈散。去硝黃。用竹葉心。加羚羊。丹皮。赤芍。鮮地。黃元參。數劑。其火始降。面不赤而睛不紅。此君素嗜酒。濕熱久鬱。又感時疫。故病重勢猛。非病家信任。一手醫治。萬難挽回。抱病十餘天。粥飯米泔。戒不入口。只食菘豆。薏米。番薯。肌肉並不瘦脫。靜養數天。即能健步出門矣。

塔亭郭厝裏有邁婦陳氏。於五月半後坐轎來診。人難支持。神有欲昏之狀。頭痛肌熱微惡風。舌胎極濁。口渴。時有嘔逆。診其脈滑急。而右三部較盛。予曰。近日貴鄉塔亭一帶。有鼠疫起。此證當是感疫。初發雖未見核。然腿邊痛痺。不可不防。急疏葱豉銀翹紫草茸滑朴蘆根絲瓜絡黑豆芽之屬。翌日來診。神清寒罷。頭痛減。嘔逆平。餘證均在。右胯縫乃現一核。卽以解毒活血湯去柴胡加竹葉銀花紫草茸。外用塗核散頻塗。此婦去後。有座客云。此人與予鄰右。其子感疫初亡。殊爲惻然。第三日來診。熱退頭不痛。舌胎漸退。大便閉結。急以原方去柴葛。加生大黃三錢。是夜下醬糞數次。瘀行絡通。諸證均瘥。舌胎退淨。人見煩渴。第四日再以原方去柴葛加白虎。因年老婦人。再減桃仁紅花。加紫地丁紫草茸與之。病去有九。其核不痛。反見紅腫。予疏銀翹車前草馬齒莧菉豆之屬。弁以手定化核散。用生蜜調塗。二三日其核卽消。此婦亦十餘天。只食菉豆薏米番薯。弁不傷脾胃。霍然而愈。

塔亭觀音佛術。京茶莊司賬方姓。今夏六月初晨起。見頭痛發熱。口渴胸悶。舌苔黃濁。卽來請診。午後赴視。人已神昏身僵。不能轉側。其東人云。昨夕飲酒啖荔。今早始病。診其脈則右較洪。大有力。予曰。此感疫證也。恐有發核耳。令棧夥捫索左胯邊。核大如李。外用經驗塗核藥粉。急疏解毒活血湯。因無惡寒。去柴胡。加竹葉銀花。翌日覆診。渠能起坐。自述病情。視其手有斑點。令脫衣。細驗上半身。皆有紅斑。再以前方加犀角牛蒡元參。及

西藏紅花二錢。金汁水三錢。後沖。第三日赴診。斑透身涼。脈轉緩。再以前法去柴葛加減與之。並佐葉氏神犀丹數粒代茶。病去有人。渠不喜服藥。竟停二天。不來延診。後再赴診。左喉邊結腫甚大。幸喉裏不痛。予改用普濟消毒飲。去升柴。加浙貝牡蠣元參銀花天葵之屬數劑。外塗手定化核散。結腫消過半。跨邊核破出黃水甚多。孰料腋下又發一核。幸不甚痛。足見停藥誤事。致餘毒走竄。再以解毒活血湯去柴葛。桃仁用五錢。紅花用二錢。加地丁車前浙貝之屬。渠連服六劑。諸核均消。卽能擱管司賬。料理生意。

辛丑九月江邊鄉鼠疫起。予卽分贈此書。信者絕少。其氣愈熾。有某君之妾。領下發核。寒熱並見。脈則右盛於左。睛微紅。喉微痛。身帶痺。先延劉君可藩。進普濟消毒飲大意。無甚見效。余因發在上部。亦繼進是方。略爲加減。亦不能應手。改用活血解毒湯。囑其日夜三服。寒熱卽罷。神識清爽。核尙腫痛。外用塗核散頻搽。後因煩渴。或加白虎。熱結腹脹。或加承氣。予與劉君信守是書方法。前後服桃仁紅花各數兩。藏紅花兩餘。十數日卽奏奇功。其妾方愈。其女復感疫。證較重。核發跨縫。連服三劑。寒熱卽罷。桃信逾期亦至。最爲吉兆。且所下多瘀血。熱毒遂得外洩。惟營陰被燬。繼復發斑。用原方加犀角白虎及金汁水沖服。且經水已來。疊服桃仁紅花。其續下黃水反止。並不傷新血。計前後亦服桃仁紅花各數兩。藏紅花亦有兩餘。皆能易危爲安。

后淨裏牛肉衝內有習錢業某君。於四月間得疫證。斑核並見。又因誤藥。神膏謔語。於昏亂中忽呼家人曰。速延中洲鄭先生來治。因昔年其母病重。係予救治得愈。渠偶憶及。其戚即來請診。諱言發核。按其脈沉數。不省人事。家又清貧。無力服犀角。更形棘手。急疏涼膈散。加元參牛蒡紫草紫地丁沖金汁水。並佐葉天士神犀丹。囑其連服三劑。是晚服一劑。證不減。翌晨始再服一劑。又服神犀丹一粒。午後下醬糞數次。神識清爽。肌熱悉退。舌苔亦淨。繼以前方去硝黃。加元參生地銀花地丁之屬。病愈有人。核腫甚大。腿後腫如黃瓜。色帶紫。按之甚軟。囑其速針。潰去膿水。兩大碗。痔縫之核漸消。後以涼解收功。其時未得鼠疫彙編。然葉氏神犀丹中有犀角生地元參銀翹紫草糞清等味。皆活血行瘀解毒清熱之品。與是書活血解毒之意。若合符節。同時鹽倉前又用此法。復救兩人。附識於此。足見下焦發核。邪結厥陰血絡。非活血行瘀。升邪解毒。萬難大奏奇功。

與記司脹高君。陳豫九副貢之表弟也。得疫核證。豫九兄是夜已投解毒活血湯一劑。翌晨來延診治。予按其脈弦滑。素有木火。手筋見惕。即以原方加羚羊藏紅花。無惡寒只發熱。去柴胡加淡竹葉銀花。囑其連服二劑。翌日神清筋舒熱退。再以原方去柴葛。加藏紅花紫背天葵之屬。與之。渠因溪流阻路。三日連服八劑。計前後共服桃仁七八兩。紅花四五兩。其病霍然。並未見有點新血脫下。此方真不可思議。彼未敢放膽信用者。皆識見不到。故誤人多矣。

辛丑夏間省城鼠疫大作。延及南關外各鄉村。余得是書。卽印數十本分贈同道諸公。奈信從者少。維時將此書指授。欽兒依方按法。在鄉施治。因旁言蠱惑。病家多不敢服。甚至有誤服熱藥而死者。有誤用針刺而死者。有信女巫巫及降僮而死者。死仍不悟。殊堪悲惻。間有數家信任而得生者。爰命。欽兒略敘治案於下。以備徵信。爲活人計。或不無少補云。

時聚族叔家中連日鼠死十數尾。余囑其速用雄黃蒼朮鬼箭等藥。於室隅牀下焚而薰之。數日其瘡兩腿上結核二粒。神識忽清。忽昧。肌微熱。口微渴。四肢痺痛。湯藥入口卽吐。此熱毒攻胃也。疏鮮竹茹一兩煎湯先服。服後再照原方去柴葛。加梔枝竹茹二劑吐止。神稍清。熱漸退。惟肢痺核未消。再以原方重加歸芍桃仁。日服二劑。連服數日而愈。伊姪年十三。左脇下同時發核。外證相似。亦照原方加減。服四五劑應手而痊。

則福從姪同居患鼠疫者五人。因誤藥誤時。皆至不救。渠業農。操勞太過。早起頭痛惡寒。後卽熱渴。左腿上結有小核。誤服辛溫發散之劑。卽神昏譫語。肌熱烙手。舌濁口渴。四肢痠痛。核亦紅腫而大。其弟來延診視。初用原方解毒活血湯。加消腫化毒之品不瘥。次早舌濁轉絳。筋惕澀赤。大便下利糞汁。此熱結旁流。血絡凝瘀所致。又以本方去柴葛。加石膏知母。竹葉羚羊犀角大黃樸硝。重用桃仁紅花三劑後。大下黑糞數次。神識轉清。熱亦漸退。惟核未消。外用塗核散。內服原方加減。或單用涼解之劑。廿餘日。核潰黃水流盡而愈。

其春族兄次子則聚年二十八歲。素屬陰虛體質羸瘦。午飯後忽覺頭疼壯熱。心煩口渴。肢痺。脰縫發核如卵。初用本方加梔豉。先服一劑不瘥。且謔語昏狂。渴欲飲水。又以本方加石膏。知母。竹葉。犀角。服二劑。次早大便頻下糞水。余曰。此熱結旁流也。照前方再加大黃。樸硝。鮮車前草。服三劑。是晚大下黑糞數次。神識稍清。肌熱漸退。渠兄弟疑服涼藥過多。剋伐中土。煮米粥半碗與食。食後約三四點鐘。諸病復作。此食復也。余聞之。急用前方重加硝黃。連服三劑。病始漸退。可見疫證最忌穀食。後每日仍食菘豆番薯。十餘日餘熱退盡。核亦漸消。方敢少進稀粥。

潘阿波與化人。寄居做鄉。素在貨船爲夥。勞苦之極。且多感受海風潮濕。數日前已覺精神不爽。前晚歸家有夢遺。黎明即頭痛寒熱。腿上結核。片刻腫痛而大。診其脈浮弦帶滑。神識忽清忽昧。舌獨而潤。口渴不喜飲。遍身痺痛。少瘦短赤。此客感時疫。絡脈凝瘀。與少陰夾寒證有別。初用蔥豉加桃紅銀翹歸芍。服後汗透神清。熱亦漸退。繼以原方去柴葛。加鮮車前草。服二劑。大便下黑糞數次。核亦不痛而愈。十餘日後。核即消散無痕。

驗方篇

原書所載醫治鼠疫各方。粵東自己丑迄今十二年來。屢試輒驗。活人無算。茲分內服外敷辟疫三法。並爲增輯。以備窮鄉僻壤。醫藥不及。擇其簡便者。隨取而用之。謹列表於左。

內服驗方十則

鼠疫毒核消毒散

原書以加消解毒活血湯為主方故另登提綱篇中此篇不復重錄以昭慎重

連翹 一兩 薄荷 三錢 馬勃 四錢 牛蒡子 六錢 荆芥穗 三錢 殭蠶 五錢

板藍根 五錢 元參 一兩 苦桔梗 一兩 銀花 一兩 甘草 五錢

共為粗末。每服六錢。病重者八錢。用乾蘆根四錢。先煎水碗半。以蘆

根水熬藥末。兩三滾去渣服。輕者一日二三服。重者一時許一服。

己亥夏惠郡患疫。紅巖莽農部製此散施送。賴活者甚眾。如倉猝不

及研末。則減輕分兩。照下方煎服。另敷毒核藥方。列在外敷驗方中。

消毒飲

連翹 四錢 薄荷葉 七分 馬勃 錢半 牛蒡子 二錢 荆芥穗 一錢 殭蠶 一錢

板藍根 一錢 元參 四錢 銀花 四錢 甘草 一錢 苦梗 四錢

用乾蘆根四錢熬水。取湯煎藥。照上服法。以常服急服為貴。如有生

蘆根更好。宜用八錢。

鄭按右方即曾濟消毒飲加減。余未得此書以前。數年來每遇核發上

部。如耳後項側腋下等處。初起若未誤藥。即以此方加減用之。屢奏奇

功。與江農部若合符節。幸勿輕視而不用也。

應驗疫證方

紫花地丁 三錢 紫背天葵 二錢 甘草節 二錢

荆芥穗 二錢 生大黃 二錢 穿山甲 二錢 牙皂 錢半

驗方篇

土銀花 三錢

野菊花 三錢

西藏紅花 六分

熊膽 六分貧者不用亦可

用水煎服。如有起毒核。現紅色者。即將紫花地丁紫背天葵。每味加多二錢。銀花野菊每味加多七錢。同煎服。

經驗鼠疫方

初起發熱譫語。過一日則舌苔焦黃。口渴。六脈數大。因其

先有內熱。再感天令火。而發。每起則傳裏。內攻陰分。故以生地。鼈甲先實其陰。再以連翹銀花。苦瓜。乾棗裏熱。又以竹茹黃芩。解其外熱。白芍平其肝氣。每服一三劑必愈。

生地黃 八錢

鮮竹茹 三錢

生鼈甲 二兩

香連翹 二錢

杭白芍 二錢

蘇銀花 三錢

黃條芩 三錢

苦瓜乾 三錢

拾疫奇方

金銀花 三錢

生甘草 二錢

小粒烏豆 五錢

白礬 二錢微炒

淨黃土 五錢

右藥五味。用飯碗量二碗。半水煎至一碗水。臨睡時溫服。次早天亮。計合六個時辰。必汗出而愈。如不愈。次日臨臥時照服一劑。無不見效。此方係仙人傳授王相國。救活多人。無論已傳經。未傳經。陰證陽證皆愈。或用蜜為小丸。每服二錢亦效。

鼠疫驗方

大青 三錢

青黛 二錢

黃芩 三錢

花粉 三錢

人中黃 三錢

紫草茸 三錢

連翹 三錢

忍冬 三錢

梔子 二錢

水煎服。此方屢驗。活人多矣。

治鼠疫毒核方 初起身熱面紅口渴心悶譫語者決是此證其毒有起在頭面四肢及身上初起如豆大過兩刻則如龍眼核大起在皮內以手按之應手而動急用仙人掌半個切碎煎水服之如見效則再服又以仙人掌春爛敷毒核留頂上一小孔以出毒氣有身上起核而無身熱口渴等證者其毒證較輕故先起核而後身熱者病亦較輕若先發熱譫語而後起核者病較重核起在頭面及上焦要穴處則較重起在四肢及下焦與不關穴道者則較輕亟宜先敷藥藥熱則換藥其見效自速也或服菊花飲亦效。

新探驗方

南海羅補
孫所傳

生紫背浮萍去根取葉莖三四兩絞汁沖開水服或煎服亦可。

生藥方

螺螄菜

一名雷公根京州名滿地坡

龍膽草

一名地膽頭

白茅根

右三味爲君此外隨其地之所有如金銀花土茯苓淡竹葉白菊葉白蓮葉馬齒莧之類用大瓦鍋熬水未病者先服清其源既病者急服解其毒雖平日虛寒之人得病亦須服此然後可救。

拾出斑方

吳本

紫背天葵 紫花地丁 金銀花

生梔子

蒲公英

牛蒡子

各三錢

用水煎服忌食粥飯米泔全愈身涼方可食米氣。

治疔瘡方吳本

生白菊花連根無花用葉搗取自然汁一杯滾酒兌服或沖開水渣敷患處留瘡

頭不敷蓋被出汗其毒自解。

鄭按此方見驗方新編為治疔解毒聖藥疔瘡如有走黃發腫不省人事可搗菊葉自然汁開水沖一杯灌之立甦初起服之尤靈屢試輒驗。

真治疔第一妙方。

治疫核斑痧方

軟牛角磨水飲之形如水牛角長三四尺上黑下白產安南國此獸喜食毒蛇年來福州楊雀記會寄香港藥舖購回磨水施送全活不少。○原書用蛇顛角顛誤書作癩蛇顛角即蛇頂骨可貼核上以吸毒不可磨水飲之恐有錯簡以俟博雅正之。

新增驗方

吳子存經驗方

大黃

朴硝

枳實

川朴

犀角

羚羊角

川黃連

黃芩

車前

澤瀉

連翹

牛蒡子

大桃仁

紅花

紫草茸

紫花地丁

紫背天葵之類隨病者強弱輕重為加減各味俱宜重用。

多者以兩計不必遲疑。

吳子存曰此證發時熱甚猛速必須急用猛劑不必聽醫師評量斟

酌揣脈論方。延遲片刻。遂致難救。所謂宋人議得定。金兵已渡江也。依此法治之。庶幾百無一失。切勿遲疑自誤。

鄭按鼠疫之病。熱毒既入血分。必以涼血解毒。燒熱為主。初起病輕。則前承氣。鈴犀六味。可去可減。若體強證重。非重劑急服。萬難挽回。是在臨證者。貴有權宜也。

附 梁光甫學博說

按疫有五。天行時疫。有寒熱。有表裏。而此病多感地氣。與天行不同。土鬱成熱。顯是陽證。初起最忌溫補。如薑桂參朮之類。次忌溫散。如麻桂。妄附之品。病重者。以峻下為急。聞有瀉後仍死者。此乃病之不可救。非藥誤也。或有先用發散。即金鑑荆防諸方。然後繼以寒涼者。亦有先用大苦寒。繼以溫補收功者。此必其人質素虛寒。初已解其毒。後乃扶其元。百中一二而已。若先用溫補。則斷斷不可。

經驗疫證方 見番禺陳春散
彙刊鼠疫良方

- 大青 三錢
- 青黛 一錢
- 人中黃 三錢
- 紫草 三錢
- 黃芩 三錢

- 花粉 三錢
- 連翹 三錢
- 忍冬藤 三錢
- 梔子 二錢

此方屢驗。

急救核證經驗良方 補上備
人刊傳

- 升麻 一錢
- 紫地丁 二錢
- 山甲 錢半
- 生地 三錢
- 蘇銀花 二錢

- 甘草 錢半
- 赤芍 三錢
- 連翹 二錢
- 山梔 三錢

驗方 薦

此方屢見切當命有先服一方即升麻龍甲湯去雄黃加麻黃城方中川椒辛熱仍不可用故不錄

加減銀翹散齊印送凡初起發熱不惡寒而渴或微惡寒發核者病在上焦也不宜汗下用此方以解散之

- 香蓮翹 一兩 銀花 一兩
- 薄荷葉 四錢
- 生竹葉 四錢 荊芥 四錢
- 苦梗 四錢
- 牛蒡 六錢
- 生甘草 五錢
- 直殭蠶 三錢 蟬退 十個

共為末。每服六錢煎至香味出即取服。勿濃煎日三四服。熱未解者再作服。胸悶者加藿香鬱金二三錢。渴甚加花粉。或加元參麥冬以保津液。項腫咽痛者加馬勃二錢。元參二錢。

葉天士神犀丹見瘟疫

- 真犀角 磨汁
- 石菖蒲 黃芩 各六兩
- 生地黃 冷水洗淨浸
- 銀花 各一筋如有幹 糞清
- 香蓮翹 各十兩
- 板藍根 九兩無則以飛
- 炭香 政八兩
- 大元參 七兩
- 天花粉 紫草 各四兩

右藥各生晒研細。忌用犀角地黃汁糞清和搗為丸。切勿加蜜如雞丸。每重三錢。涼開水化服。日二次。小兒減半。如無糞清。或用金汁水。或加人中黃四兩研入俱可。

王孟英云。溫熱暑疫。諸病邪不即解。耗液傷營。逆傳內陷。瘧厥昏狂。譫語發斑等證。但看病人舌色乾光。或紫絳。或圓硬。或黑苔。皆以此丹救之。若初病即覺神情昏躁。而舌赤口乾者。是溫暑直入營分。酷

暑之時。陰虛之體。及新產婦人。患此最多。急須用此。多可挽回。切勿拘泥日數。誤投別藥。以饋事也。兼治痘毒重。夾帶紫斑危證。暨痘疹後餘毒內熾。口糜咽腐。目赤神煩諸證。

鄭按數年來福州鼠疫流行。余未得此書。每遇斑核兼見之證。貧不能服犀角者。即令服此丹一二粒。每下瘀血而愈。屢試輒驗。不可思議之神丹也。至於藥品切當。明眼人一讀便知。毋庸贅言。惟此丹倉卒配製不及。抑且價昂。惟望有力者。預為合就。施送。以備救人。則陰功莫大焉。

前兩年將此方抄付福州南台觀音井康濟堂藥舖照本製售每丸只收小洋一角五仙奉勸馳名藥舖按照原方選擇上品藥料預製待售亦方便之一端也

外敷驗方

經驗塗核散 並治疔瘡及小兒生瘡
白泡黃水瘡塗之均效

飛珠砂 五錢 木龍仁 八錢 雄黃 五錢

上冰片 二錢 真蟾酥 二錢 地丁 五錢 紫花 八錢

右藥共研細末。用小磁瓶分貯數十罐。黃蠟封口。俾免洩氣。調茶油

塗。或用清茶亦可。○瓊州鮑遊府用此方各味等分。調如意油。頗塗

甚效。須先四面輕鍼結核。後塗藥。凡小孩不能服藥。用此法塗甚妙。

此散福州觀音井康濟堂有售每罐小洋半角

鄭按原書法條下。所云經驗塗藥。即是此方。故首列於上。今夏鼠疫流行。有單發行。者塗之即消。有疔核兼見者。塗之亦效。幸勿輕視。

敷毒核單方計十四方

用木龍仁研末調醋頻塗。○或用天仙子研末調醋厚敷頻塗。日易五六次。○或取木芙蓉花無花用葉一紅花家種的馬齒莧等用葉指甲花名金鳳花更佳分同搥頻敷。或用生蒲公英二錢生柏樹葉二錢水生浮萍二錢天生子錢雄黃一錢冰片五分共舂爛和蜜糖敷之。抑用大土烟膏和藥敷患處亦可。○或梅花點舌丹調烟膏敷之。○或用半邊籬即如扇尾草牛邊擦子搗爛敷之。○或用獨腳蓮搗爛敷之。○或用七葉一枝花根磨水塗之。○或用竹樹米和白紙蔡搗爛塗之。○或用水芙蓉葉有花更佳。和生鹽舂成膏。加大土烟膏為心敷之。每一點鐘換藥兩次。○或用連鬚葱頭搗爛。加雄黃冰片調敷。○或用歸尾枯礬雄黃牡蠣紅花生者更佳連鬚葱頭六味配合搗爛貼之。○或用臭草雄黃仙人掌蜜糖共搗爛敷之。○或用蛇頂骨一粒鄭注一名吸毒石形如核子色黑上海樂善堂有售用唾津將平底一面塗遍。貼在核上。即粘而不脫。一俟脫落。用人乳半杯。將吸毒石用竹筯夾起。浸在乳內。兩點鐘久。吐盡毒氣。毒盛者乳亦變色。取出再貼之。頻浸頻貼。以核消為度。曾經試驗不可輕視

應驗疫核散 存濟堂會濟消毒散 每罇價銀一角。舖在廣東省城惠愛街八約。前年廣東善後局製散十萬罇。分送各縣。存活者以數萬計。

新增驗方

拾結核經驗靈方 時疫中人。如遇喉間兩脇大腿夾內。見有結核。速將

此方塗貼外用青布紮住日換二三次則核不痛大則漸化小即立消
內服清解之劑自可應驗。

山慈菇二錢 紫地丁三錢 蒲公英二錢 鮮瓜萸五錢

大青葱五根 大生薑二錢 北細辛五分 江南香五錢

以上各藥共研搗如泥粉同江南香末調麻油貼之如核十分利害者
可加麝香一二釐麝香塗之暴腫不方能透發藥力倘延緩太久核毒
已潰亦不濟事。如用穿山甲較妥

又方

生半夏二錢 天南星二錢 山慈菇三錢

鹹蛋土一撮 赤小豆二錢

加茶油二滴沖蔥湯塗之。

又方

紅藍花一錢 錦紋黃四錢 蒲公英六錢 川麝香五釐

白樟腦一分 雄黃精一分 細爛草一錢

共七味杵勻調甘草水敷患處其核漸消不痛為度
以上三方揚本所增。

又方廈門倍文
齋印送

馬齒莧鮮的尤佳 白麵粉用醋搗爛塗之凡有腫處皆可用 痛者用三黃二香散

黃連一錢 黃柏一錢 乳香五分 沒藥五分 生大黃一錢

驗方篇

共研極末調蜜塗之

又方

廣州府施太守刊傳

古人治瘡。往往鍼去瘀血。今世多不解鍼法。可用西人蟻吮法代之。蟻即水蛭俗名馬蝗。吮血後。用赤小豆研末。貼周圍尤妙。每日蟻貼

一兩次。日日吮之。以消為度。按此法三年前福州行之已效

拙定經驗化核散

山慈菇三錢

真青黛一錢

生黃柏錢半

浙貝錢半

赤小豆二錢

共研細末。調淨麻油塗。日塗三四次。以消為度。甚見效驗。

入寶拱辰丹

廣東存心堂製

此丹保身驅邪。專治時證發熱。將次昏迷。即用滾水沖服。分早午晚連服三次。每次服二封。其毒即不能攻心。病重者多服數次。更佳。如已見核。急用本堂陰陽再造膏貼之。其昏迷不省人事者。再用本堂還魂奪命丹服之。立能起死回生。百試百驗。神效無比。若未病之先。每日早晚服此丹一封。連服三日。即可不致傳染。或內已受毒。尚不自知。服此丹後。發病亦輕。此丹功效捷速。難以盡述。真救苦之神品。活命之仙丹也。

陰陽再造膏

用時隔湯煨化不宜火燥

時疫毒核。用此膏貼之。如鼓應桴。立奏奇效。輕者一貼即愈。貼後約五六時辰。漸覺疼痛。再一二時辰。痛止核軟。隨漸消平。平後有周身

遍發小粒如紅疹者。不必另服他藥。靜養一二日自然痊可。或於他處化數小核。再貼之亦即全消。

還魂奪命丹 廣東存心堂製

時疫危證。莫速於外現毒核。忽發昏迷。或未見核。猝然不省人事。遲延救治。百無一生。急將此丹。用熱水送服。服後片刻。肚鳴作瀉。即是藥力行動。無不霍然清醒。俟瀉四五次後。飲新汲水數口。即止病重者。服後未瀉。仍未清醒。須再連進一服。必奏神效。誠救急活人之神品。還魂奪命之仙丹。凡一切癰背對口惡瘡。疔毒走癩。危在旦夕者。服之均即消散而愈。

塗核簡便方

以上存心堂秘製三方。今夏福州省城內外各善士捐貲備施。送全活不少。故附載之。要購者可向廣東老城雙門底藏修堂書坊寄售處。或向香港興隆街成安錢行購取。

孫幼毅太守。函致虞友山司馬云。舊厚烟桿內油膏。勞取塗核。即能消化。已經靈驗。

附 辟疫驗方 十一

辟瘟藥

千金雄黃散 塗五心額鼻人中及耳門。能避瘟氣。

雄黃 五兩

硃砂 二兩

九節菖 二兩

鬼臼 二兩

右藥研末過篩。磁罐收貯。每用錢許。調井水塗。

千金太乙流金散 辟瘟氣方。若逢大疫之年。或用三角絳袋。盛掛胸前。

或懸戶上。或於中庭。或燒薰瘟病之人。無不靈驗。

雄黃 二兩

雌黃 二兩

礬石 兩半

鬼箭羽 兩半

煨鈴傘 二兩

右五味研末過篩。磁壺收貯。

千金斷瘟方

瘟疫轉相染着。至滅門。延及外人。無收視者。服此一丸。可與病人同床。不至傳染。

赤小豆

鬼箭羽

鬼臼

雄黃

右四味各等分。研末過篩。以蜜杵丸如小豆大。磁壺收貯。

按外臺祕要多殊砂一味。亦可用。

經驗辟瘟良方

蒼朮 五錢

雄黃 五錢

丹參 五錢

桂梗 五錢

白朮 五錢

川芎 五錢

白芷 五錢

藜蘆 五錢

菖蒲 五錢

皂角 五錢

川烏 五錢

粉草 五錢

薄荷 五錢

細辛 三錢

蕪荑 三錢

右藥用生料晒乾。研末燒薰。可辟疫氣。屢試屢驗。

又方

紅棗 切碎 二兩

茵陳 切碎 八兩

大黃 切片 八兩

右藥和勻燒薰。可辟瘟氣。

避疫常服方

白菊花

連翹

菘豆

銀花

甘草

凡附近處發疫時。而地必有毒氣。宜用。每味各三文。加淨黃土五錢。白礬少許。每日煎湯。合家大小均飲之。

避疫香粉

體弱者稍少飲。或隔日一飲。以解毒氣。

生大黃 錢半

甘草 五分

皂角 一錢

丁香 二錢

蒼朮 一錢

檀香 二錢

山柰 一錢

甘松 二錢

細辛 一錢

雄黃 一錢

共研末。用綢小袋。佩戴身上。

治疫氣傳染方

凡入患疫之家。感其氣入鼻內。即時佈散經絡。初覺頭

痛喉乾。急用芥菜子研末。溫水調末。填入肚臍中。隔衣一兩層。以壺盛

大熱水。亦開水頻頻熨之。至汗出自愈。

辟疫良法

用硫磺銀珠二味等分。不可用水

以新瓦燒藥。放在房內。關閉窗

戶門薰之。可除疫氣及死鼠氣味。

平時用貫衆一兩條。白礬一兩。烏豆一撮。同放水缸內。白礬烏豆宜用

夏布小袋裝貯。放缸內。三四日取出一換。凡到病家看病。先用如意油

擦鼻。方可入門。或用雄黃末入鼻亦可。出病家門後。要當逆風處。引鼻

取嚏。則疫氣不能入矣。

或用屈臣氏藥房之辟疫丹一二粒。佩戴衿前。可避疫氣。

辟疫丹色白如蓮子。每粒十文。到

西藥房有賣。此丹土名臭丸。

或用雄黃末水調。多敷鼻孔中。與病人同狀。亦不傳染。此神方也。

或用馬骨一塊。裝紅布小袋內。佩戴身上。男左女右。

又方

又方

五更時投烏豆一大撮於井中。勿令人見。凡飲水家。俱無傳染之慮。

雷丸大黃各四兩。飛金薄三十張。硃砂三錢。

水洗

生明礬一兩。共研

末。以水爲丸。每服二錢。屢試神效。